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集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　灝

白雲集卷六

明　唐桂芳　撰

記

重修興安府孔子廟記（興安即徽）

制作禮樂莫隆於周公而孔子以空言配之無乃過耶周公歿無善治孟子歿無真儒未嘗不以孔子之徒並稱也在昔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陞孔子為先

聖羣弟子為先師貞觀秩祀慶歷置學幾滿天下噫盛哉龍鳳元年大丞相統軍下太平克應天首謁夫子廟行舍菜禮二年立三老堂以尊遺佚博士院以蓄英才凡講明治道悉資匡弼郡縣署知府知縣員領廟學事凜弗敢墜六年冬僉事黃公行郡興安所至學校荊榛安靈無位牲殺不享公慨然刻意興崇初府學大成殿前教授陸君德原創造徵材西蜀運甓姑蘇高敞雄峙為東南最意有數焉而歸然獨存兩廡三門災肇工甚

月其日落成其月其日言言翼翼丹堊飛動觀者增氣
飭夫子像四國公十哲以次十有四人華衮端圭儼坐
相嚮又遷紫陽書院多士戀慕規亭曰思賢用寓不忘
魯聖人父母之邦雖當劉項干戈之世而絃誦不絶故
曰曲阜闕里也今紫陽文公之專祠婺源其闕里兵興
以來將十餘禩大山長谷之中往往服方領習矩步躬
修齊之學明進退之機曾不以死生禍患喪其守先生
之流風餘韻尚或見於此歟入其里巷行避路而耕讓

畔龎眉長者价僎俎豆雍容鄉飲以詠教化之有成則思賢之心庸有既耶公名某字德芳涖政矯矯屹不可犯是役也知府魏公均祥勸相有方宜牽聨得書云

溪山一覽亭記

元帥汪公仲玉員城之東構屋數十楹扁其揖客之位曰思隱梯山而上迂迴詰曲又規亭三間榜曰溪山一覽日奉尊府君嘯歌其上時府君八十餘精神堅悍如五六十許人琴書擁前甘旨徐進一門之内恭大字小

雍雍于于何其祥也俄有泉出於亭之後味腴色瑩咸以為孝感好事者又名曰老人泉一日寓書槐塘上使予記之予曰新安溪山之國神明之鄉也其溪山之好公一覽而自得之奚待予記予之記異於是地以山顯山由人重苟不因人而重則金谷園林崇山峻嶺不過猿啼鶴唳荒榛委茀而已山自北来磅礴綿亘若手指而森布之可數者三十六降而舒徐平衍曰雲郎昂為雄峰如人跛倚睨視謗曰大牛山或曰大人山謗齦齦

不可更云西而憑陵八面曰靈山延而曰黃羅或銳或凹如卓筆如馬鞍東而融結完密曰問政南而奔走起伏曰城陽紫陽則隤然長歸然高以正山之脉絡如此水自東來郭山之區瀦而為乳溪疏而為東港油油妥妥殺於西溪北而箬嶺之下洄波急湫重洲疊渚折而納於西溪之口西而浚為湯池滙為昌溪衝頹急險勢若雷吼故與西溪會水之支派又如此公凭欄而休之隱几而思之北望黃山則軒轅氏之煉丹也雲郎則越

國公之陵寢也東望閔政則聶師道之封劍也南望城陽則許宣平之故宅也紫陽則我文公先生之廬也一時貴富榮華軒軒磊磊俱已蕪沒澌盡聖如軒轅賢如文公高風遺躅未容企及王侯如越國神仙如許聶亦可寄聲名於穹壤間風清鐵馬月明鶴馭精神上下豈無百歲之歸乎公名同聰明驍勇越國世家其運籌決勝所嚮無敵可謂無忝厥祖矣且不徒恃於武也閒居暇日與士大夫優游鄉人不知其所以學買田卜築曰

知本堂又教四方有志之學者建商山書院藏書數千卷劄田數百畆又奉親經營於斯亭皆可紀也孟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吾老矣將以竟天下之一覽可不可乎公笑曰可

游釣石記

去年冬予訪周彦明於靈山時余患病痟不良於行不得游方塢所謂茅三間者今年春鄭希貢偕彦明陳自新鄭以孝强余游茅三間又未識釣石之為勝翌曉芒

屩踏雨沙逕瑟瑟絶無泥濘彦明命女奴挈榼酒請飲
釣石以别余始獲据石上而諸君相次坐列其高十數
丈其濶如髙之二其色黝黑其制甚方如印然而不刓
如臺然而不陂不倚嗚乎天造地設鍾英於是久矣奈
何鬱而弗彰也荊棘草莽樵夫牧豎日相過焉而不顧
一旦幸遇吾徒笑歌徙倚而托跡文字間用貺於世者
則石之遇舍固有時哉畫之者以孝侍而從者程氏子
若淵購是石者鮑尚絅因其好可以想見其為人盖余

友云

延薰軒記

己丑春予歸自南閩三卜室大氏槐塘之瀕最後得地心園幽阻曠夷談者以為有隱君子之趣焉奈据坎傣炎九夏炎熇歊歊不易度於是命工搆木為架以松枝雜置其上雖濃陰翳鬱清風未肯留焉窗後有兩樹左者不幸為大雷雨折禿右者尚依依蔥蒨可喜自是南薰經斷壠泊叢篠略無蔽塞直抵於樹樹偃蹇搖撼不

自支時時散涼氣分餘韻以入於坐榻焉予因嘆苟非雷雨折禿則樹之左袒者清風專為己設幾不為我有然後知造物之陰厚者顧不多歟客有從旁難曰是風也長養披拂殊異秋冬之為當舜時君臣明良民安物阜是風實来冷然着於絲桐成王之時四海無虞制禮作樂是風實来鏗然形於詠什今干戈剗刖髡灼於摧傷零落之餘是風之来殆虛其應或者不可乎予曰不然南薰遇其時聖賢娛於己以及於民不遇其時豈不

能自娛於己歟淵明在宋武之時北窗高卧自謂羲皇上人獨非晉之季世耶客不能答遂執筆題其軒曰延薰且為記

三峰精舍記

我先君長於先兄敏仲二十有二年先兄敏仲長於仲十有九年不幸己丑夏先君棄背則為父子者四十有二年丙申秋先兄繼往則為兄弟者五十年矣仲幼羸多疾先君愛之甚不忍舍去竒辭奧旨必傾心為之盡

以故仲之學先君之教也嘗侍先君先兄坐筠軒中先君作筠軒記有曰霜筠萬枝影落上下何其壯也因自歎父子兄弟商確文字間今日未知其難遇異日即其境思其人低回有不可及之恨然後知其為難遇也仲遭亂以来每過城南舊居炎埃瓦礫未嘗不佩服遺訓潸然涕泣客授槐塘十數年凡三遷晚始得心園之地前列三峯峒互起伏故榜曰三峯精舍用懷吾先父兄焉雖然世人重其外者必戕於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

動之惟能孝其親者大舜為然慕舜而不至學者也吾家先君賢者也先兄又賢者也彝倫攸叙恩義兩融人視之為賢父兄我敬之為嚴師友令也親終杯圏口澤存焉琴瑟書策手澤存焉兵燹之餘俱以乾沒兄喪連窆同業傳服豈能有其彷彿者山巍然高以大窈竒削巧晴煙曖翠千態萬狀朝而拱挹暮而儀刑千載一日如見吾父兄也眉山蘇氏抱特立之資藴超卓之學假木山以文字自娛豈真泥於物哉嗚呼吾祖待補公與

先君先仲父侈以三峯自況彼一時也吾父子兄弟再以三峯自借此一時也其衰白長兒文虎次兒文鳯頗志於學以紹先世此又一時也不知造物者將窮其躬耶抑裕其後耶山君有靈試從而詰之

白石山房記

同里洪質夫氏以圖及書遣其子爗自家来槐塘走百餘里致其父之命曰先世居歙南之葉村壬辰濁亂其屋燔焉其人殲焉乃卜築巖下題曰白石山房先生不

恡其肯記諸按圖崚嶒嶄絶者巖也雲氣黯淡崖崖下巖半不可目逆天晴稍稍山自雲中出㓕奇削巧縱手摹心識又不可竟土名通判巖意者有是公擇是而潛焉最是天子墓不曉何代君地勢平衍且十數畒細辛黄連茂密叢生採藥者紀其神驗異他産君之築坐通判巖下而對大葬山即天子墓也兩水湊合諸峯環挹水中有無鱗魚素不經香餌間持竿以漁一擲即得山多夜光木性鍾離火冷焰夜能燭物鑿池可以蓮闢地

可以蘭可以菊規亭可以坐可以吟可以奕客至飲食可以信宿其塢犬牙峭嶮石廉利不類在人境昔程萬八遂窮幽邃茅茨兩家曰龔曰顧男婚女嫁不减朱陳有一老方巾踉蹡出類迎客狀俄而黃馘鯢齒雜然上坐者祖父也意氣恬熙畧不知世變程留三日歸告好事者追蹤不復得雖所傳不經然桃源辟秦其龔顧者亦桃源之徒也非歟質夫聰明洞達以才能稱先是統鄉兵攝鎮撫尋授昌化縣尉丁時𠢎勸明哲自保有丈

夫子四人率精敏可念吾計洪氏之興未艾也不特此白石山房而買田建覆船書院尤可書也嗚呼梅福棄南昌尉而遇仙君以尉昌化厭囂嗜寂安知不同解石仙往来於二山巔耶質夫名相今年五十有三少予三歲

稼友軒記

同里吴彦冲好學能詩卜居潭水之上潭深可數百尺淵渟清洌亘石為底以故樂之而不厭署其軒曰稼友

兩年客授棠樾常所往来詰旦治行敢以記為托且曰
廣大甫㓜侍先君走東南年壯氣鋭謂功名可戾契致
初不自知其何如也二親棄背干戈崢嶸生意益落度
無可勞力遂雜田數十畆手足皸瘃甘於困苦而不振
若今雖廩粟亟餽以舒朝夕憂然念子姪遨嬉將墜於
學辭之決而去之果矣子無吝一言予曰田已井授家
無阻飢六經既作人無異説井田廢常産失六經熄常
心虧此三代之所以不可及也嗚呼彥冲儒者也當以

儒道告之樊遲請學稼夫子胡為非之陳相負耒耜孟子胡為闢之聖賢扶世立教士之志大農之業專惟恐其淪於卑近而昧其遠且大者吾願以心為田仁為穀種忠信為根株樹而立之禮義為枝葉沃而茂之物慾為稂莠又從而爬梳之不須耰鋤以豐登不假雨露以秀實奚翅富人之稼少秕不腐而君子所以異者如是於是彥冲繹𥠖拔𥠖𥠖以謝曰稼乎稼乎吾尚友古之人

重建藺將軍祠記

時至亡隋此何時邪天下極亂之時也大則連州跨境竊取名號小則千百為伍以效鯨鯢為人上者方事盤遊睽睽莫之制然春秋書天王出居於鄭甚言乎分之不可一日紊也則夫守土謹節於一時若藺將軍者豈非難哉將軍諱亮歙人隋開皇九年併黟歙入海寧以隸婺州遂廢歙置新安鎮文帝愛將軍之勇命將兵守之經煬帝淫虐致大業之亂僻處一隅屹如保障鳩輯

和洽恍不識干戈之苦其植德於人人者甚厚距城十五里曰浦口嵌巖峭峙歙海寧兩港合流奔駛鄉人尚識之曰將軍屯兵於此舊有祠宇蕪穢弗治洪武己酉彌月不雨主歙簿維揚繆君仲禮治省檄營漕浦口重念民生多艱微粒食何以給賦税支力役練日齋祓稽首曰苟甘澤隨霔以兆有秋願復神位六月辛巳乃雨丙戌丁亥又雨七月丙申又雨溝澮滮滮良苗奮興迅雷閃電白晝晦冥雨必自南來咸曰將軍炳靈用答於

我籌考工有日紫陽方士黄持敬以記為誘仲為兒時未遭逆燹城西門有藺將軍廟金帽錦袍挽弓以射河西五鬼山陰陽家儀之不利射以厭勝則拔山蓋世之氣亦可概見嗚呼新安靈顯故國王侯一門香火昌盛將軍捍大業之亂與靈顯特後先耳餒而不飼豈人情也哉聲敲鐵騎月明溪上意英雄不死必往来乎其間也予作迎享送神辭三章使髫白歲時歌之

有將軍兮貌魁奇金花帽兮紅錦衣彎弓弦兮月半規

神左右兮鬱祈祈曾伏兵兮敞巖扉水粼粼兮山巍巍
朝而上兮玄猿啼暮而下兮白鶴與飛神彷彿兮來歸
路曼曼兮疇依

有將軍兮藺氏當亡隋兮季世凜英武兮捍鄉里神之
靈兮洒甘雨雷搖幟兮擊雷鼓水洋洋兮悉沮洳易荒
沴兮為豐稔奠桂醑兮薦禾黍神之醉飽兮我心喜
浦之口兮兩水間石礌礌兮山巉巉樹枝樛兮不可攀
虎伏坐兮鬼撼榛倏而來兮忽而還烟暝暝兮兩班班

走旗旝兮馬嘶寒𧷤慕藺兮心溥溥

方山樓後記

曩昔休寧陳自新客授鄭翰林家塾予退老槐塘上每見未嘗不道程君姓名又未嘗不以方山樓記為請丙午冬予寓溪東孫君安卿拏舟抗口羣峯攢蹙亂石峭拔併劒戟狀溪流平布有魚浮湛意與游者相樂自新袖示朱趙二先生所為文章盛稱樓居之勝計其道里僅咫尺耳因循欠一登覽迄今松篁猿鶴踈煙冷翠恍

隳清夢歲且盡自新詒書來速記予以鴈蕩天下名山自古圖經未曾記述雖謝靈運為永嘉守着屐山水佳處不知有鴈蕩由及嶺而遽返也論者以自嶺外遥睇之絶無恠特至谷中則巍然嶔然玲瓏刻峭似沙水蝕齧觸處象形嗚呼豈可臆度而想像哉朱先生曰吳大帝廟於層巘曰孫王山樓之所枕得非地勢融結坡迴路轉如桃源避世別一仙境機杼相聞軋軋有聲乎趙先生曰屋前有山端重若屏得非不跛倚踞肆觚稜有

截弗嵂弗刋如越南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故曰方山其以是歟雖然滕王閣之壯觀固非兹樓比也而王勃鋪叙殆盡以身歷其地韓吏部文掃八代委靡之習而曰江山之好尚能賦之亦以不得寄目爲恨焉君名某字國英號静翁胄出忠壯苗裔雅樂山趣以静爲體以壽爲效其能講明夫子所謂仁知之旨非耶况二先生與之莫逆諸公貴人孰不交譽之何時登元龍百尺幸勿以餘子相視君必曰可

宜亭記

天地之大廓乎有容無所往不利其宜也人生其閒時
有否泰才有通塞然後謂之宜與不宜形焉攷之昔賢
司空圖曰量才揣分耄而瞶當三宜休孔戣曰年至爲
丞不能進退郎官負二宜去是宜也燭幾決疑固出於
人心之本然亦有迫於事勢之不得已也宜乎宜乎豈
易云乎哉建德錢德宜吳越王錢鏐之苗裔幾世孫諱
某舉義兵殲方臘反宋朝立廟諡惠濟惠顯兩侯廟在
淳安之蜀口又幾世孫融堂先生諱時折節改行以儒

衎著德宜重㒕濁亂寓歙小溝遷乳灘自蜀口分令居
柘原萬山峭拔最泉石幽處規鑿為池而構亭其中植
蒲與蓮日偕客裴回而笑歌焉且曰地偏宜隱景物宜
意老去宜閒署厥顏曰宜亭閒于方思誠以記為托思
誠嘗授學於予其言可徵遂記之夫宜順適之美名吳
越王勲德與五代相為終始其詳已載史氏惠濟患顯
不以時之否泰而盡忠融堂先生不以才之通塞而力
學無所往不利其宜也而德宜獨斷斷然泥其時拘其

才以為不可為而不為自甘以肥遯其志必有所宜矣

德宜名深酷好寫梅弟名清字德樞能詠亭勝記曰宜

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德宜勉旃

澄潭泛舟圖記

夫人妙齡氣溢其視泰山邱垤滄海盃勺舉不足搖諸

中者由經涉少知慮淺老而思之有悔焉不悔焉何也

韓退之登陟華山峻絶不易下繼以慟哭常為好奇之

悔蘇子瞻艱難瘴煙中出元符庚辰渡海北歸有兹游

奇絶冠平生之句曾不少悔以遭謫官較處安之時異
二先生當以氣勝豈可優劣論哉予幼侍先兄敏仲獲
與張君定甫交或篝燈紫陽策杖南山題詩水西日以
為凡乙丑夏苦雨霶霈洪濤澎湃城不冒有咫定甫買
舟載酒漁梁三人醉眼糢糊而不自知明日水落岸壅
沙痕始相顧失色於是金碧溪繪圖先兄記之先君又
跋以申履險之悔濁亂以来先君棄背先兄定甫俱以
物故予逆數漁梁拏舟時忽忽四十四年欲蹈往跡父

兄故舊無一人在者且追其樂不可得敢忘悔以負先君之訓耶戊申七月既望偶會楊鑑泉呂德昭於嚴鎮長空無雲晴色爛然德昭駕船以償清興予笑曰子瞻赤壁之賦尚以二客不能從況鑑泉德昭清姿雅韻可嗣漁梁故事耶自澄潭經上下渡油油湛碧而波不驚艷艷光揚而月初吐衣袽而有備杯槃以自適使先兄定甫可以復生其樂當何如耶鑑泉妙畫過碧溪遠甚第予白髮摧頹才謭識薄不逮父兄為可恨耳德昭命

吾兒文奎飭紙筆以記請乃記之

重修紫陽書院記

郡縣古未有書院也始於白鹿嶽麓者四風俗清純圜冠方領之士往往依山林即幽曠以宮以田以講聖賢之絶學盖不以科目得失累其中邃道義而薄詞章則書院之設凛凛乎不可尚也漢東胡侯善雄才碩德嘗貳臨川典衡陽政稱神明元年春朝京考功奏為東南最特拜新安守以衡陽未滿代也新安股肱郡意嚮甚

侯下車未久葺壞植仆勵精致治一日伏謁徽國太師朱文公祠下顧瞻棟撓風雨欲壓詰諸生興創之由諸生羅列進曰紫陽書院三燬三復一燬再燬兹不復述三燬壬辰濁亂莽馬荆棘之區庚子部使者黄公庭桂契卜東關鳩材就工閲六月成恊謀知府魏珍歙縣丞胡拱辰董役則張珽唐仲也後八年仲已退於郊侯念之不肯置命耆老仇榮輔竇府檄就隱所委職祠吏明日躬詣黄堂辭謝不報時縣丞趙普覺孳孳以重建為

已任祁門縣丞吴子固適来攝邑事賛襄弘多初穆陵宸翰出兵燹之餘淪落山麓水涘普覺率丁壯數百縻以長繩載以巨木轆轤軋軋歷險弗循如蹴平陵於是宸翰屹立大門之内士民聚觀摩挲游息俟益以倫堂之楹鴟昂鱗次黝堊塗墍乍左乍右輪奐一新俎豆揭虔牲肥酒洌神其肸蠁濟濟從邁莫不咏俟之賢如魯僖焉諸生請曰子稔知顛末可碑之以文仲竊謂聖賢之道與元氣相為久長時有隆污元氣未嘗不貫其中

時乎東遷彼一庚戌也時乎南渡此一庚戌也夫子不生萬世綱常何以賴文公不生箋註諸經何以明哉新安闕里紫陽為山之重吏部韋齋先生寓閩南印章曰紫陽書堂文公曰紫陽書樓皆不忘桑梓也二先生尚爾宜後人尸而祝之以為講學之地也嗚呼文公之道霞復幬天下若菽粟布帛豈可一日無者矧遺風餘教猶未泯乎繼有作者必有感於斯侯字明善構皷樓譬昕夕浚陂閘虞旱暵衡陽臨川屢建廟學與石鼓書院自

有記不特書是年丁未十月唐仲記

止齋記

洪武八年冬十月邦侯欽承聖命講鄉飲禮汪止齋與予坐分東西止齋踰階而揖以予目瞽也退而請曰艮也見人之紛拏隳突胡不自安乃以止齋為號如董安于西門豹之佩韋佩弦也予老矣其肯為我記之上天下地乾坤者天地之象陽三連為乾陽主動健之義也陰六斷為坤陰主靜順之義也作易聖人曰始萬物莫

盛乎震終萬物莫盛乎艮何也震之初爻則乾之一陽故震為長男蛰虫驚蟄草木發生春之卦也非動無以成其機艮之初爻則坤之三陰故艮為少男蟄虫坏户草木歸根冬之卦也非静無以固其守譬猶山静也山澤通氣其静中有動乎水動也静深有本其動中有静乎静為山體動則氣通動為水體静則氣聚有此理也世之人朝聽政動也夜安身静也日出作動也日入息静也疲其晝以待夜之所息休其夜以補晝之所勞有

此理也漏盡而不知止常人也知止而不殆君子也道家者修真鍊性原其始而不知其所始卒歸於偷生佛家者明心見性究其終而不知其所終卒歸於幻化聖人之道窮天地亘古今動靜兼該本末兩盡聖人之道天地之道也止齋當時隆平資產豐裕禮文繁縟壬辰以來雖遭淆亂善於隱伏斂龎德公不入城府久之後生小童日勘鉛槧置周易一部几格間讀艮卦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將忘人矣艮其背不獲其身又忘我矣故

卦上下皆艮艮其趾其腓其限其身其輔敦艮吉自下而上其義悉備天下之物豈有一物不止其所哉雖然陶淵明不休官彭澤賦歸栗里則何由作止酒之詩止者畜也非畜養也止齋偷悟此飲食取其適口何必膏粱也衣服取其蔽體何必繡縠也器物取其質朴田園取其荒頓豈有一毫過分也哉先儒云讀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吾儒之學異端之術豈可同年語哉作止齋記

岑溪清隱圖記

夫水中可居為洲未聞水中可居為山也陽外主剛為山則艮之象也陰外主柔為水則坎之象也坎下艮上豈非山下出泉而蒙之象乎予行天下見京口之金山番昜之落星洞庭之君山昌國之補陁烟波萬頃汪洋浩瀁而金山落星君山補陁雖大小不倫其形峭拔其勢鼿兀若浮水面然新安山水雄江左東西山環擁束而為溪淺狹粼粼怪石森劒戟不堪輸載南則渟滀深

靚商賈往來舟尾相銜諺謂東西九堨溉灌不如南港之利涉潛通兩浙之貨殖也岑山距城可十餘里山當休歙二水要衝屹乎中流不跛倚不側弁昔浮屠締構於其巔署曰周流屋毀不存至正中隱士鄭師山釣而遨焉左丞余公庭心書曰鄭公釣磯二公秉節凜凜殆與山俱高方士良世居溪瀕吾兒文虎未仕江安時講授厥家未始不道士良之為人恂恂鄉善劬書不輟鄉郡推擇為府史予每遇士良道旁磬折執弟子禮甚適

来肓廢杜門却軌將二禩矣一旦袖示楊天鑑所作岺溪清隱圖曁汪仲魯氏敘文願邀予言士良既從文虎游耳目荐熟吾意必来請也士良省侍朝夕在親膝下其調饍溫凊油油翼翼雖無晝可也第慮婉晝喬遷或異境或鄰封展而玩之使吾釋故園之思者晝其可少乎哉盖為他日計也漢方仙翁子孫散處歙睦閒縱譜系失傳皆其苗裔也倘有登釣臺則望白雲村而知方干所居豈無登釣磯而望潔林兹非士良之所居者乎

士良勤以勵己廉以養心庶幾無忝清隱之號矣士良勉旃

東白軒記

天地者傳舍也光陰者過客也人之志趣不同嚮慕亦異紛紜揮霍晝或不足夜以繼之所謂聞雞起舞有志功名者也秉燭夜游有志游行者也東坡先生剛腸直道不容於時謫宦黄州豈不謂江山恠特波濤洶洶烟霏草木凄其蕭瑟憫往古之英雄弔當今之陳迹而安

在哉曹操駕樓船治水軍雅以吳非我敵也周瑜年且富黄蓋裨將大風助順一炬而燎之白首書生相傳口熟於是乎天下安危之日遠矣先生浩然胷次與世俱忘獨壯瑜志孟秋之夕月輪似畫棹翻素影盃吸清暉客主問答鋪叙成文枕籍舟中則尚夢也東方既白則已覺矣不知赤鼻之山赤壁之賦環竒詭異孰為伯仲耶論者使人如罾蛟捕虎其目未旋而手已失之矣同里曹從善自幼萍梗江湖重遭淆亂迺歸鄉里構屋城

南隅傍曰野航東西飄泊若不繫之舟何所止乎偶讀是賦深契於心命之曰東白子其荐為記之夫夢者精神之所會也猶晝之有夜也覺者寤也猶夜之有晝也從善學問日積吟哦日工將辭幽側而漸進乎高明矣泰山之上有日觀泰山者東嶽也日者寅賓暘谷亦東方也泰山之高覩日之出其欿燄蓋滿於六合矣遍授貫酸齋於補陀觀日行觀於山不若觀於水其光耀數萬丈其動盪數萬頃與日光相發也赤壁之東白近水

瀆故也從善敏於愛日尤宜勉之

拱璧軒記

天台四萬八千丈洞庭七十二峯何造物者獨私於天台洞庭者哉吾聞南閩有山如俎豆西廣有山如馬肝柳州陽德所鍾少人而多石所以限要荒者與中國異不惟産諸物也歙西靈山壯麗峭拔俗稱八面靈山盤踞數十里每當天陰雷聲虺虺在山半人行山上巖花野草苾芬太甚故曰靈山同里程德遠構樓奕墭面方

審勢位乎兊命曰騰秀哆戸傣勝位乎艮題曰拱壁德遠告曰騰秀有記先生既述之矣可無意於拱壁乎再四懇益勤予曰易八卦震為東離為南兊為西終萬物者莫盛乎艮艮為北山之象也天地間至圓者天之象至方者地之象璧體圓象乎天也圭體方象乎地也寳不能自著璧藏於山含於石山有玉而山輝川有珠而川媚至寳之所宅也今夫靈山重疊似樓臺方整似棊局未有似乎璧者何居曰不然桂林一枝一枝扶疎其

餘皆桂也崑岡片玉片玉孚尹其餘皆玉也冀北空羣豈無逸足乎陽春寡和豈無善謳乎一邱一壑尚堪娛情千林萬壑果無適興乎昔東坡以蒼壁擬諸山而詩人以水旋邱如璧以擬諸水論至是其義彰矣至正初予納交令先祖仲僖端厚簡默恂恂好善積之而愈深植之而彌固德遠膺其世澤繩其祖武持身如拱璧保家如拱璧蓋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也德遠勉之

為善堂記

為善最樂者東平王四字符也為善者前石巖平章公二字符也平章嘗為廣信太守得郡從事之賢曰吳公萬里為人侃侃好善不怠大書以寵異之至今重罹兵燹堂與字俱存其孫真悚息特來請記仲惟至正初天下極治人才項背相望大名昭焯如達兼善趙子温秦裕之兄弟烏克遜旺沁道通公僅六人石巖則道通公號也幹卿與予善所以於諸公相知最深嗚呼其忍言

諸夫善者惡之對也善可為也惡不可為也曩從學髙
郵龔子敬先生有云善本心生惡從外来善惡皆發於
心蓋竊疑之後讀集註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
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則先生之言豈欺我哉為善最
樂夫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與曾子心廣體胖
仲舒所謂安處善樂循理同塗合轍在學者引伸觸長
固不待章分而句析也吳氏世以衣冠顯其曽祖南窓
公於人樂善不翅已出歷仕以婺源州同知告老萬里

公自廣信再任致仕徽州路府判一門父子金紫煌煌鄉人不榮其富而榮其貴且壽皆為善已試之良方而未食其報者有俟於後之人也若力田乃穡有穮若藥乃康厥躬若器乃利於用予悉記其人物交游之深及仲受學之由反覆著明以見承平之盛況吴為世臣乎真哻哻好學克亢其宗故喜而畀之以刻堂戺

孝友堂記

夫孝友之道出於秉彝之固有豈自外至哉故人之事

父與兄因其性之本然盡其職之當然爲人子爲人兄弟初不自知其孝友也而人見其孝友然後孝友之名立焉聖天子即位勵精圖治凡有選任必盡其方雖郡邑掾史必以㧄業之家賢良子弟爲之蠲田二頃泛役爲例於是槐川程君伯達曁其族子用中俱以故家子充府史時守侯王公御厚以政事稱嘉伯達之賢凡民情事多訪焉時本都曁毗都酒醋課程之弊民甚苦之王公因其言遂申除額民甚德之未幾考滿赴京有南

北對遷之例伯達得遷西安府用中遷同州相去二百餘里而王公亦守西安又獲二天之庇矣無何伯達物故王公亦終而用中亦喪羈魂之凄凉無可為主者伯達有子華字德遠憂浮顔色痛摧肝肺即日趣裝往長安將取父喪焉用中之父志亨身老而孫弱念德遠之行貧無以為贐而心事之苦有難於言者德遠義形於色許以取用中喪俱載焉或者難之長安居西北形勝風氣寒沍曽未逾歲皮皴足裂辛苦萬狀不獨道經潼

闕崎嶇峭拔而舟泛淮河渡揚子大江蛟龍窟宅俗傳蛟龍惡腥聞簸浪鼓禍德遠拜曰皇天后土顧鑒微忱駕濤沱之水車裹伏波之馬革倏爾過險乙卯三月還鄉弔者賻者填門塞巷莫不多德遠之功而以孝友揭諸堂志亨感德獨厚請記以贈予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以人之不能葬其喪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以兄弟能葬喪矣德遠不憚江湖之險以全父子之恩斯可矣又能因父子之恩并全宗族之義

豈不庶幾乎朱壽昌葬宗族十數喪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堯夫以麥五百斛助之古人之不可及者德遠其昴之哉

重建莭田靈顯廟碑記

談者叢謂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封侯固有幸不幸存焉若廟食非功德豐衍根于人心者不湟尸而祝之三代以還五德資生皆聖賢之子孫漢高祖起於沛上蹶項滅秦自是以降天下殆紛紛矣嗚呼隋失其鹿天命未

有所屬為豪雋者豈容坐視而不之救保鄉邑撫瘡痍
寧謐和煦彼惛不治我仁堪依事變之來亦不得已也
靈顯以兵捍於歙既而禮義孚浹威武炤焯宣杭睦婺
饒暨歙凡六州莫不纍化以推盟主一旦唐太宗輔高
祖即位長安真命有歸納欵稱臣惠比六州區區鄰境
誰解倒懸乎繪象崇祠而曰土神筳篿雞卜默禱斯應
奚翅廟食封侯之比也茆田距城三十里遺廟壬辰燬
於兵燹丙申同里閔義善程文慕檀者家寢復舊規斧

斤於山其材萃滋埏埴於陶其質甚良工力必齊匠藝
必精由是殿陛廊廡靡不如式棟甍崢嶸丹堊翔煥言
言翼翼翼弗侈弗陋吉辰令節村甿婦女飼蠶而絲耨田
而租乍暘乍雨不愆時度或炙或烹牛羊肥腯鼓鐘鏜
鞳吹笙間簧紫髯揚揚紅袍玉帶為子為孫為侯為將
金刀寶劍夜吐光芒戰血不蝕倏化為碧周還肸蠁既
歌且舞錫福孔多疫癘不興垂髫戴白惕焉稽顙顧乞
神休永永無斁生而撥亂反正沒而禦災恤患丕光偉

烈雖祀之千百世可也予嘗訪茆田之址昂然而高偃然而伏狀如穹龜以負於上蜿然而長繚然而曲形如蟠蛇以護於外所謂玄武者也亘石可數十丈窪深坎圓又類馬蹄土人往往以神躍馬陷跡意乾坤磅礴之氣未必俟人搥鑿而成也蜀先主的盧彰著於檀谿茲甚相協而不可誣者是耶非歟雖然隋唐之交神既炳靈駭於見聞而融恩淪於骨髓武德四年已立生祠朝夕揭虔用晛不忘不待今像設廟貌而已歙十姓九汪

本其譜系未央九成果安在哉故不得不備述之以諗來者

重建乳溪道院記

上古有死而無葬中古有葬而無墓祭後世尤重墓祭得非由野祭之說而啟之也與邱墟莽蒼荆棘從横締構祠宇以寓其霜露之思必樹木主以栖神魂營土窀以藏體魄然後子孫之心安焉茍讀後山思亭記而孝弟之情不油然而生者未之信也河南為衣冠之望俱

東漢仙翁之苗裔詵詵散處歙睦間不特績邑之有方氏也初府君慶雲以田園廣袤殷富起家不幸無嗣於是命胡有慶歸後於我時遠事湮弗可徵倘宗族有善繼之者決不誦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也既而方氏奮蟄月增歲益垂髫齠齔携持保抱而資産勃勃嗚乎方氏興矣胡氏徵矣可勝慨哉鄣山之區乳水之瀕慶雲埋玉曰子曰孫祔殯於兹署曰乳溪道院藩而籬焉翰而垣焉基而堂焉有橋幽幽有舟浮浮雖洛陽之牡丹西

蜀之海棠徂徠之松淇園之竹莫不環奇麗巧纁紅翔碧絲者奕者抃而歌者醉而漁者揚揚意都甚壬辰俶擾兵燹延燒宗文曰以祖宗視之榮枯不倫兩家皆其子孫也以子孫推之盛衰攸異三世皆其祖考也儲粮購材以鳩羣工以繩以刋以陶以塈不愆新圖不替舊觀合二氏以叅嘗之一日予邂逅東關瞽目使童穉扶掖以進俄有使客躍馬大呼曰子非唐先生乎下馬揖升阼階坐公館從容請曰善也乳溪道院有記舒公道

原已述之矣子可否於一言乎予笑曰聾者不與於五音盲者不交於五色豈可强人之所不能乎詰旦請荐勤予曰天地之生萬物形化氣禪猶父母之於子孫也冬至祭始祖一陽爲氣復之始季秋祭禰五陰爲形成之始所以聖人麻冕以定服昭穆以定祭惟恐譜系之不明也而於族氏加謹焉老聃指李以爲姓范蠡變陶以爲姓范文正改朱以爲姓鄒昕据朱以爲姓氏族紛紛天下何算也善字兼善識趣不凡有器局立然諾以

科律累功得補部奏差輸忠服役大丈夫吐氣之秋聞尊翁宗聞七衰有四與予同患子夏邱明之疾理家凜凜有矩式萬一過家上塜告於父兄擇子姓中篤厚者為胡氏立後遡流而窮源揣末而尋本胡氏者本也源也他日以吾文書諸素壁徘徊瞻仰其氣化形化者亦道教之所尚也文豈徒然哉

甊甕記

雪林僉憲公自婺源抵興安之明日誘予謀天池一息

記予袖銜一通詣行軒以獻公讀之喜溢眉睫且曰燕
處用蘡薁題其楣外囿中寬纆綿補葺其大如薁殆類
扶桑之蘡然予綴以文將朝夕覽之以娛情焉予家世
學詩見斯干考室如竹苞如松茂如跂翼如矢棘如鳥
革如翬飛未聞以蘡薁為喻蜀之先有蠶叢氏論者房
駟儲精與蠶同氣其說然矣蠶衣被生靈公之政也經
緯女工公之文也盆繅獨緒公之詩也一絇五采公之
志也今偃卧一室大江之南雖無馬毛蝟縮人膚起粟

地爐熾肉觥籌交錯酒酣歌剌剌亦可少釋孤憤雖然公之心廓大有容公之才瑰奇無敵居廟堂之上何異山林服金紫之貴不翅裘褐方將以宇宙為傳舍日月為樞機星辰為棋局煙雲為畫本榮悴兩忘隱顯一致陋氷蠶之繭局醯雞之甕盖奚足為公發哉予卜黄山之麓甕牖蕭然吳蠶三眠老不作繭承命以文特强顔耳考工有記茲不悉書

文會堂記

丁酉冬予辟地坑上旅瑣甚鬱無知己程伯祥别墅可二里外間覿顔面作長揖退未嘗道文字事辛丑春聘吕德昭家塾德昭學於予能古今詩聲號於人人以故鄭子明王元昭咸来會文字之樂殆勃然矣伯祥有子名元從旁諦聽以仰講貫之益署其堂曰文會德昭請至一再而不懈諉予記之予曰大倫有五父子兄弟焉謂之天合君臣夫婦朋友焉謂之人合天合有不可舍之理人合有可去之義朋友相規以過相資而善友之

於人大矣哉子輿氏不徒曰會友而必曰以文今爲生枝舉之可乎文自六經極矣莊騷高峙可並雲漢悲壯可泣鬼神論中庸者或短之下至二馬揚雄班固莫不渾渾奔放可喜求一言幾乎道尠矣漢之仲舒唐之昌黎確有定見又下至關洛考亭明經載道紹千古單微之緒成一代魁罍之儒未可文章律之斯堂天都金竺黃羅諸峰森布左右清溪迤邐若帶牙籤縹帙幾千卷翰墨如晉詩句如唐彪分臚列可亂抽以試不待閱市

而竟也第交游之際憑言檢行果益者之友與乃友之損者與君子易疏小人易親君子内重外輕不肯貶抑其道求售於人小人反是惟恐枘鑿氷炭不雷同於己日侵月軼塗塞耳目甘於委靡不自振也可哉生字士元今年廿有五歲隆師訪友意嚮彌篤事親之際教其子曰樂善甫六齡聰明頗稱其家兒尋知程氏之興未艾也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生其懋勉之予重吕請於是乎書

鑑泉軒記

癸巳夏予卧病浯溪上兒曹文虎購藥於市時天鑑寓天寧繪平章清和公像且曰煩起居而翁善自調嗇病間吾將訪焉雖未識天鑑之為人彼此懐抱懸懸癸卯冬胥會歙庠斂衽致辭曰走也癸巳迄今十有一年欲丐子一言而不果卜築古巖之髙嶺愛其地勢幽峭樹陰掩翳軒前有泉一泓渟深瑩潔雖九夏縞之弗枯迺以晦庵先生詩揭其顔曰鑑泉子以為何居予曰天一

生水論者洪荒之始混沌未判滔滔汩汩皆水也殊不知水火木金土以徽著為漸一濕一燥二氣五行轇轕乎其中譬如方諸取水則金為水母氣類有相含者不可誣也今君舍天鑑更以鑑泉則泉為濕之流金為燥之凝姸媸必照毫髮可數未嘗不周其用若專歸美鑑之明泉之清則泉未嘗不明鑑未嘗不清也嗚呼鑑自鑑泉自泉豈通論乎予疇昔泛漁浦之舟泝浙江之潮中秋屆期氷輪懸空金旺潮生清光萬里月又為水之

精者也如是則鑑泉取義未為過矣雖然晦庵先生師羅仲素仲素所傳出楊龜山龜山程門高弟吟咏水詩如半畆方塘一鑑開以水喻道與川上觀瀾豈容異趣鑑非真鑑也以水喻鑑也後之學者服膺斯言痛加揩磨澄澈剡可他求曰心而已矣天鑑楊姓名光相臺人父沁庵老人曾任天臨儒學官天鑑游戲水墨尤精於圖形沉靜寡言絶無衒耀一水一石不許促迫乃其故態及點睛潤色殆如脫活人咸以天鑑靜得之功如此

予重念亂離契濶十有一年相知之久雖欲默而不得

默也作鑑泉記是年冬十月唐仲書

重脩紫陽書院記

凡有天下郡縣莫不興崇廟學獨宋初稱四大書院歷

茲以往殆紛紛矣或父母之鄉或講學之地或仕宦懷

其遺愛則專而祠之尸而祝之以示不忘意有攸在也

齊國文公以真知實踐之學紹聖賢不傳之緒其性理

精微著於六經四書出處大節編於年譜不復書書院

顛末特加詳焉淳祐間理宗賜額紫陽書院一建於城南門知府韓公思軒魏公靖齋也再遷於南阜山長張公仲文也三遷於東關僉憲黄公德芳知府魏公均祥也自庚子迄於己未二十禩矣知縣陳侯則威㖾㖾儒者也洛始惟勤役力有方以算以筳以協吉日縣丞鄧侯循理業許以爲己責陶瓦堅緻伐木孔良中堂靚深盡除朽蠹斗栱四出清風棲簷兩廡樹之欄楯屹立三門輝映翼翼言言公具玄衮金龍蜿蜒蘋藻薦馨不謟

不瀆一日邑教石仲玉訓導俞希尹汪子實奔走來乞文仲曰文公書院有四建安考亭仕宦之邦也崇安武夷講學之地也婺源晦庵父母之鄉也殊不知其先府君吏部公諱松號韋齋尉尤溪而文公生雖轉徙不常其寓南閩婺源本歙黄墩之世家也所以韋齋印章曰紫陽書堂崇安蝸館曰紫陽樓意公父子拳拳不忘山川鍾秀其神必靈幽明一致其䰟必歸故曰曲阜夫子之闕里也紫陽文公父母之鄉也則專而祠之尸而祝

之其制禮之當然者也侯由胄學發身秉性剛決不屈於物廉以養心忠以報國下車以来民懷其愛吏畏其威所謂烈丈夫者非公其誰耶其可敬也已其可歌也已

忠顯雙廟碑記

昔唐之興高祖太宗削平隋亂以有天下迨乎玄宗內外又安可謂盛矣一旦禄山搆兵漁陽人心危懼拱手而莫之救張巡許遠忠臣也未會於睢陽聲醜繼迹以

反曠日持久於是廵先斬六大將以示威其策固已高矣既會睢陽遠長者悉尊廵之爲其捕禽鼠煮鎧弩甚而殺人以相食廵非忍人也孤城備竭支綴喘息虞援師而不至天果以全節付廵遠而廵遠死焉惜哉當時血食雙廟是也歙西距城可三十里土名曰潛口山自靈山而降騰踔奮迅雅稱神明之居焉宋皇祐里人自北商而還遂奉神安侑於此茅茨敧昃爐烟冷落未遇樂施之者淳祐鄉相吉國程公言於朝穆陵勅賜廟額

曰忠顯加封號曰威烈英烈又得進士汪景文崇信益虔大闡威靈雨暘疾疫默禱丕應前元至正壬辰俄值兵發而廟燬潛市汪山獻圖徵工刻意土木祠人弗戒載煨燼焉時事劻勷未有紀律出入村僮恣撤廬伍古陳詹希玄募緣汪山捐己堂屋三間以創正殿穹檐以覆之巨柱以擎之獸脊跂焉鱗瓦次焉有詹愜助造三門瓌瓏奐塏峻峙閎壯汪氏節之肖越國附祀於廡之左而右廡未就於是希玄復衷貲以營葺之三教僧義

和同協勸相寢室孔安危傳攸潔鴻鐘賁鼓靡不畢具洪武九年夏四月既望希玄以節之請致辭曰礱石光滋乞予一言將鑱以垂永久仲謝不獲乃言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其封侯時有顯晦命有通塞幸不幸存焉其廟食非忠貞扶社稷光芒貫日月不可幸而致也或以為顏真卿守平原與巡之功其有優劣哉二十四郡有真卿帝尚未之識睢陽若無巡遠捍蔽則賊乘勢而往江淮保障非唐之所有矣資江淮以中興巡遠之功

也豈下於平原者哉按初廵守睢陽詔拜廵河南節度使至德二年禄山反肅宗特拜御史中丞及死天子憫之俱贈大都督以愧後之為人臣者廟之興而復廢廢而復興適遭氣運之偶然而不係神之輕重也節之昆季世有令德為越國裔孫表忠循孝兩甚恊之希玄騣騣好善有謀有為釋褐義和厥績頗著非惟四方之人欲書之而仲亦樂書焉

叢桂堂後記

甲午夏予辟暑寶山一日汪君以元来訪讀予平章山堂公畫象記足地曰辭氣古奥殆不為世俗之文甚雖老顧締友焉明日載酒於方塘之隱次戊戌春予僑坑上以元邀予過其家劇談古今用沃孫憤猶未知叢桂之蓊茂也癸卯秋吳彦冲受以元幣聘教督諸孫姪時叢桂盛放彦冲速周彦明氏與予偕往則以元華構適成署厥堂曰叢桂彦冲已為之記以元曰天香逆鼻將紓子之奇思於是拾級後山山陰早寒草木颯颯類風

雨聲有桂大可圍五六尺高可度百尋衢枝縱橫幽花
點綴少焉明月流空清風匝地攀援淹留歌招隱士以
寓八公之思其上可坐可卧其容如翠幄其峙如木天
倘使石曼卿見之必巢而飲吾徒正不必慕之也因而
歎曰稠墅魚龍之裔為新安著姓按家乘提刑先生系
出槐塘我鄉丞相掇巍科登台輔其從子狀元又上春
官可謂榮矣提刑以才畧由甲科發身於丞相為從兄
弟曰桂籍者乃其世襲也今叢桂建炎間手植距以元

幾二百餘祀長養愛護愈久彌芳巧與三槐相映以符有德信然矣走也遊吳入天平山謁范文正公祠具刻賔諫議隂德録於時美之者有靈椿丹桂之什思以元白髮康强克亢古道不作巽愞脂韋態有子而諸孫姝芝蘭蔚勃吾知汪氏之興未艾也諫議那能顓美哉重念以元亂離往復之際予最故故為後記寫生堂壁

晚翠軒後記

天地閒四時有先後萬物有榮悴亦隨其先後焉且桃

李開於春非桃李攙先春氣使之然也松柏秀於冬非
松柏殿後冬氣使之然也歲事崢嶸霜雪貿貿以松柏
較諸桃李零落草莽了無蹤跡獨松柏堅貞相持歲寒
為宜晩翠之得名也曩予拏舟經番陽時先兄潤甫方
贊郡治篝燈夜飲從容而曰自婺源陞番陽紛紜簿書
二十餘禩髮雖未白而心實倦矣每思故鄉烏聊山麓
東鄰有泉一泓儻鑿渠引泉則有涓滴聲手植松柏則
有蒼翠色構亭扁曰晩翠汝其記之不幸壬辰淆亂先

兄奄棄宣城令伯和先兄第三子也有司以才諝貢於禮部除黄州蘭溪泊官聰明曠達因時進退即解印歸隱故鄉卜築仍扁其軒曰晚翠記曰思其所樂所嗜人子純孝慨望不及為之徘徊俯仰不忍舍其親焉昔吏部朱公韋齋號也其子文公先生復請記張南軒大賢橋梓則而象之不害其同也新安志以唐氏詩書之族莫盛表城門先君子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年八十有一而終先叔兩廣憲史先兄再調宣城俱未遂故鄉之

願伯和明哲善保急流勇退英譽藹郁不特榮其身而顯其祖父矣噫日之卯酉日之蚤晚也人之老幼人之早晚也以生始李八百言之予明年七十三伯和五十稺孫扶掖愛敬往来鄉人尚推詩書之盛則歲寒之操盖可徵矣於是乎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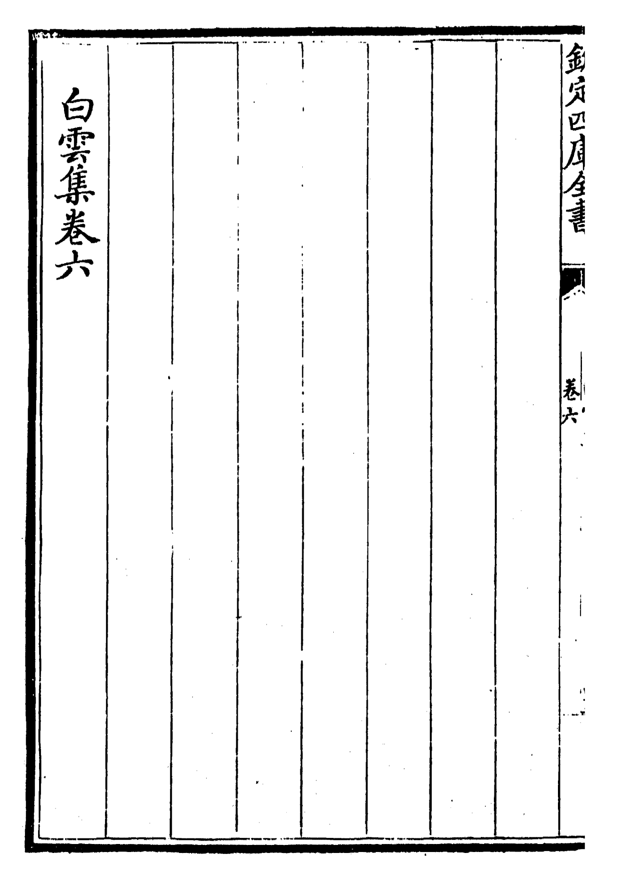
績溪戴氏譜系圖記

夫天譜之者誰而在於易聖人譜之者誰而在於書秦漢以降譜之者誰而在於史是非一家之譜天下之譜

也庶人之譜一家之譜也姓之為言生也因生以命姓李耳是也因功以賜姓鐳敬是也因上以得姓揚雄是也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屈原帝髙陽之苗裔譬諸木焉本固而末茂水焉源深而流長未有舍本而逐末棄源而徂流者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删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徵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既而廷偉圖之今

孜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宋高宗南渡迄於前元歴中外判壽春評大理縈登科目為進士為待補掌教黌宫為教授為糾正若今仲義以喜山司僉薦於朝授樂平州判官堅以孝弟力田薦任上高縣丞仲庸舉茂才任清忠書院山長簪組相傳代不乏人昔賢謂以金玉遺子孫未必能盡守簡册未必能盡讀惟仁厚存心忠信律已孝友洽於家庭行誼孚於鄉曲雖不期逺而愈逺王氏三

梶賓氏五桂芬芳蓊鬱豈易量哉予與舒君道原忝總角交玉甫以女妻其父彦洪則玉甫外祖也道原之學博極而精究夫豈無自来哉磨礱浸灌得於外家者深矣一日道原偕戴氏子元達訪予城南携譜相示謂當有言故不辭而為之記



白雲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集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瞿灝

白雲集卷七

明 唐桂芳 撰

跋

江村詩會跋

傳曰君子以文會友未聞詩會之為說也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詩文果可盱而二之乎三百篇經聖人刪定有不容啄栢梁聯句庶幾乎賡歌之遺意下至

蘭亭王羲之謝安四十二人獨獻之等罰酒以詩不成太白叙宴桃李園曰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古人陶寫性情其成也適然爾不成不害其為髙奚事營度口吻欲以相壓如侯喜者益可悲焉曉清吴先生客授江村滋久康强年逾八十諸公念之不忍休也輿致私塾至正辛卯夏建詩會凡會之日先生居上座諸公俯伏帖帖盡師生禮詩成果一邅酒三行命蒼頭擊缶歌之且相忘次第甲乙間庶以美周睦之義息爭競之風其詩

不成罰酒以佐歡嗚呼古道日頽士風不振貴富之宗乗堅策良歌舞是躭孰知江氏一門搜奇抉恠嵬目湏耳父兄子姓有若程督之而不敢廢者於是見先生之教過人逺矣㑹予訪仲弘氏宅幽勢阻綠陰滿窓戸出示此篇讀之琅然恨相知之晚也先生既為之叙予附其說以還之

黄季倫詩跋

歳在丁丑秋予坐梅口舟中夜將半月色𤅢然黄季倫

與程一中吟詩唱出十數字初未知予之能否也予技癢亦唱出數十字恨相遇之晚由是下嚴瀨抵錢塘逗遛久之後三年予設教金陵季倫笑談娓娓得故舊甚且束裝上京師又數年入史館編遼金宋三史銓長洲教予方游閩南未幾君署紫陽精舍干戈擾攘而時運亦旋以變矣辛丑春君自番易来出示一集予嘆曰世道卑猥意思荒落讀今人詩不逮古所為而迫近古人者惟君之詩乎三百篇經聖人删定不敢以格律之漢

魏晉宋不得為商周唐宋不得為漢魏晉宋亦時使之然也君之詩典雅有似十九首者冲淡有似謝宣城者高邁有似李翰林者雄偉有似杜工部者舉筆模寫動效古人蓋融會多鍛鍊熟殆非臨事草草流連光景而已也予齒冐長於君才益短澁於詩縱强焉而不近涪翁所謂自成一家始逼真則君之鼻祖尚可法也予不敏當期以共勉是歲三月晦唐仲謹跋

題八駿圖

讀杜工部馬詩雖工柳儀曹晉問益工韓吏部畫記八十三馬不厭其多蘇翰林十九馬不覺其少所謂詩文照耀今古雖無畫馬可也曹君時齋篤意好古家藏八駿圖驟者卧者蹄齧者水飲者草齕者必穆王西游宴王母瑶池上命造父御以歸休之時耶不然何弛其勞而恣其逸又如華山之時耶噫瘦骨崢嶸嘶風欲斷茍具眼者不當以羣馬比也

題鄭宫講手翰

古人於翰墨率意為之未有不根於義理然後為可傳也予嘗觀王右軍諸帖凡弔喪問病以為時忌秘監不肯盡收委棄民間如青李來禽洞庭霜橘初何義理特取其字畫之工耳同里鄭子明袖示六世祖良佐公與七從子祖瑩拜掃一帖慇懃篤厚孝友之意溢於辭表可謂善人長者矣古無墓祭人死則魂飛魄散樹木主以棲神而體魄無知不過瘞埋而已唐人最重墓祭如柳儀曹曰馬醫夏畦猶得拜掃則賢者槩可想見而良

佐公為諸父行貽書七從子翕然允從則當時風俗之
美人倫素厚較近世智愚不同各有意趣者遠矣且聞
良佐公紹興間階廸功郎為諸王宮講手植喬松大可
十圍迄今兵火之餘尚存一二其恤孤寡治墓穴每縈
于懷子明嗣其後讀書劬理蓄積名畫法書不翅拱璧
遡流尋源皆本於良佐公之宅心者宜其碩大蕃衍而
鄭氏為有後矣仲先君筠軒先生窺於藤源山中買田
創祠雪林御史扁曰孝思陳養吾司僉為之記仲附書

其事亦欲同宗諸阮有以興其善端久而弗替也子明名晦號藴齋云

五山詩文跋

吉侯守中為黴郡知事之三年百事就理六邑士庶咸歌舞之一日過婺源五嶺雖巉巖險絶江左僻壤也於是想慕故鄉可數千里外而五山實堯舜禹湯四聖人之所發跡韓仲廉為圖汪仲魯為文與夫能言者例為詩或者從旁曰沁水居冀州之野四聖俱起於五山揚

休著顯恹恹然冠天下而無二何哉予曰冀州西北最高處伏羲卦分三晝八卦定位兊坎居乎西北兊屬金坎屬水金水相生即河圖天一生水之理巽離位乎東南巽屬木離屬火木火相生即河圖地二生火之義易曰水流濕火就燥聖人作萬物覩西北極寒草木不生獨生聖人何故柳宗元先生曰陽德炳靈多生石而不生人柳州南離陽德所鍾其果然歟天既第一生水亦第一生聖人無恠也殊不知冀北堯舜關西文武鄒魯

介於東嶅陵在於南紛紜轇轕循環無間未可拘於一隅也攷諸山經山祖於崑崙中條磅礴而抵五山皆自西北来聖人又鍾山川西北之英淑五山者堯居之則謂之堯山舜耕之則謂之歷山禹治水疏鑿之則謂之禹山非聨於一時同於一處堯何由舉舜而受禪舜何由舉禹而治水徂征終陟帝位也哉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湯子姓契之後舜命契明於人倫而為司徒都俞吁咈親與禹接豈自外致乎禱于桑林甘澤隨至天非私

於湯重報於契也明矣嗚呼往聖不可作吾所以極論
堯舜禹湯出入于茲山者豈偏方下國之可倫哉吉侯
沁水人宜圖畫詩文照耀心目以為珍玩豈吮丹研墨
尋常山水之為圖哉

題巫山圖

昔楚襄王夢與巫山女遇其事甚異宋玉想像而賦之
良工又從而想像圖畫之其失益遠矣世之人往往以
淫媟藉口殊不知賦極道神女之美麗玫其中云懷正

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頹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
乎犯干玉之意庶幾不戾於正矣卷有鄉先生方史君
翰墨尤為瓌特予展卷不得不辯

題畫湖州圖

浙西山水與江左異其奔放而為江其瀦滀而為湖其
鍾英毓秀而為石族其崒嵂西如天目東如靈巖虎邱
其他誠有所挾而未暇及焉州冒以湖得非瀕其湖湄
而名之也歟曩年浙東帥府都事牟公景陽負大才方

為烏程葉萬卷堂邀予以記適抱私戚愧未遑也於湖州未嘗一蹴其境今春邂逅獲覩繆侯所藏錢舜舉畫吳興手卷予初病目類雲妬月翳而復吐尚能指示人物姣麗竹木娟秀苕霅瑩潔金碧翔煥最清最浮乍遠乍近水晶之鄉舟行天上邇者目畫聻殆欲神馳夢想髣髴而不果得焉吳興介浙西諸郡號為甲乙其風俗奢侈嗜好豐縟由前宋一時王侯第宅麻列其間所以沉酣富貴翕然嚮慕非諸郡比也趙公子昂文章伏一

世前代王孫今閣老虞先生語也而與舜舉馮應科並稱三絶可乎蓋以字畫掩其所長故也噫歡樂之極傷悼繼之桑田海水華屋邱墟古今相禪不既多乎舜舉之畫摹寫盛明之際於此卷未容輕棄不獨係於吳興之陳迹也仲禮其葆之

題先人序李氏族譜後

歲在壬寅月食之黎明有客顴高而鬚黑手持族譜一編曰宗義於仲父忝骨肉親離亂之餘跋涉道路得載

拜於庭下宗義之顧也桂芳曰汝祖深谷先生與先人兄弟行桂芳與汝父煥章又為兄弟焉汝祖父尚無恙否宗義曰己丑之歲不幸先祖先父相繼長往桂芳詳其故自嘆曰生而慶不講死而弔不知我先君薨於己丑六月十有三日汝祖僅相望嚋昔爾神靈感召若相追逐得非親於骨肉而有是耶桂芳哭宗義亦哭嗚呼族譜不明久矣嘗愛太史公作世年月等十表彪分昈列猶譜系也然以土為氏以封為氏以名為氏以字為

氏以物為氏未甞不本於聖人神明之胄大宗之法有天下國家則可而不施於單微故視子孫邈如塗人者勢也國有史家有譜子孫執筆書曰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亦佐史之不及也君子何病焉我始祖諱京生子三人諱仲臯又生子三人諱德鵬遷祁門之裏田德鸞遷婺源之嚴田德鴻遷浮梁之界田以德為諱唐德宗諸孫也考其譜牒貴莫若界田富莫若裏田而嚴田介於貴富之間先祖梅癯先生諱虞出繼於唐治

周禮少十二字屈一名中亞選先君長孺先生學號該博有易傳義大意詩文幾三千篇名重當世徽州路儒學教授乃老回盼始祖將十四世矣世之人豢畜稔惡朝不謀夕况十四世哉桂芳今年五十有五宗義四十有六未有子桂芳有子四人曰文虎文鳳頗力學工於詩或者許紹祖宗之傳未可知也先人棄諸孫十有四霜敬覩遺文如獲拱璧故書其概以歸宗義云

題楊貴妃病齒圖後

開元中貴妃病齒在華清宫明皇用玻瓈椀手調御饍以進病尋少愈梨園弟子最親幸者請歌詩以為樂始賦碩人之二章曰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明皇聞之起舞貴妃亦起舞佐驩再賦相鼠之二章曰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貴妃泣下明日病甚大赦天下

太史公曰明皇燕居清穆祿山侍側覯我朶頤貴妃非病齒也乃胎禍也或曰安得而去之曰先母而後父則

忘尊卑之分宮中洗兒禍已成矣此而去之特一壯士力爾漁陽鼙皷得無噬臍之悔耶

跋邱克明詩卷

予去年設教城東返闗養痾倦于應接間見邱克明幅巾藜杖翩然道左茍無述其姓名縱相遇亦未之識也一日袖舒君道原書以詩為請予雖未作殆懸懸然歳且晏克明歸始以送行詩文一軸顧徼終惠予讀之卒業曰仁者贈言之義或揄揚以叙其出處或眷戀以慰

其契濶非若後之人例於濱行盛其文詞侈其詩句以誇大之甚而解其囊不務美惡兼收並蓄初何益於人哉克明系出萍鄉官族其困於織局枉其才而用之宜克明不樂於是官也即棄去為大夫士當壯其勇退之節高尚之風不可復以織紝之巧而瀆告之也作者慎與取者詳擇不然明月之珠混於魚目連城之璧雜於珷玞倘知吾克明者不以予言為妄也

說

陸元真字說

乙未廉使周公伯温避長鎗移憲府於新安嚚予文章甚欲薦之曰如乞篆畫不敢私也趣憲使李謹之會於行府歙縣承潘擇可曰慎毋往謁是干薦也予之與公交臂而失如此後丁未陸允誠歸自錢塘袖示所篆元真兩大字匀整遒勁亂離之餘故老淪落海内陽氷手也允誠且以字說請四書誠首發於曾子繼述於子思孟子所謂誠者天之道則同誠之思誠者人之道則異

孟子非好爲異也未能自然幾於誠必由學而進正思
孟傳授處寥寥千載伊川釋之曰無妄朱子增以真實
無妄纖毫不繆表裏不襍方謂之誠論語二十篇未嘗
易言之主忠信章程子曰不誠無物盡得忠信則誠之
義可測矣昔劉忠定公見司馬溫公問一言可以終身
行之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不妄語始修省七年
自此纖毫表裏不繆不雜欲盡其誠當自真實無妄始
允誠早從先兄敏仲游稽譜爲寺丞曉山先生曾孫行

寺丞奉穆陵旨誅冠情知衆寡不敵嘆曰既為王臣當盡忠歿而贈以朝請大夫盡其忠者忠近於誠今允誠干戈崢嶸猶幸生還尊公教授年踰六袠精神矍鑠以活人之功生産饒裕縱不必散槖中金甘旨營養敦厚端確以實其實以充其宗倘駕浮薄而柴諸中則真也誠也相背馳矣誄曰參苓之術具有陸氏方試於真與誠之義推之

楊氏二子字說

古人命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我先公有姊適方史君虛谷先生從子曰忠信丈忠信丈有女適楊山長初菴先生從子曰申之君申之君與予實為姻黨也以刀筆起家積功勞銓山陰縣典史其二子長曰文貴次曰文富俱侍之官未幾文貴有子曰越童文富有子命之曰義童識其在官獲孫枝之喜也文貴間以字請予曰越其先夏少康庶子封於會稽尚命名誠不可犯是不避文貴曰先人治命義不得棄予易之曰以越字伯

興以義字叔懋越雖冠帶之國竊兵中原以尊周室蓋能用范蠡之賢蠡於家則屢千金於官則致卿相盛名不居乃還相印三徙喧赫於天下豈茍於去就而已哉故曰國無人則空虛字之曰伯輿可乎晉右將軍為會稽内史王羲之其丰神危潔末容嬰以官事鑿石引泉翼乎流觴自謝太傅以次四十二人與俱蘭亭一記用蠶繭紙鼠鬚筆字畫遒勁沉着卓絕千古殆神授也後數寫之不逮字之曰叔懋可乎人在天地間其生也桑

弧蓬矢著四方之志幼而讀書窮理長而致君澤民皆分內事伯而興之叔而懋之果在二豎矣以越以義同年生月日後於越拜越為兄其資質秀茂威儀重遲類有成者萬一力學庶不負爾祖之所期待矣文貴曩學於予今以越以義從吾兒文虎游不特姻黨之親將可覘其世學矣文貴感然而謝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曷書以為二豎訓

上梁文

紫陽書院上梁文

歙之紫陽魯之𡸣繹兩庚戌而聖賢生下而蟠地上而際天一車書而文運合式當恢復之始已遂樂育之深竊以道闇千年學湮諸子正誼明道仲舒僅闖戸庭格物致知昌黎幾迷根本每推關洛次第直窮洙泗工夫北面宜尊南歸浩歎瑞騰紫氣家發源而産尤溪明照青藜隱武夷而仕廬阜沉潛六經之旨反復四書之編如繩貫珠似髮受櫛分毫析縷含英咀華所謂日月之

行空光芒不夜何憖雨露之潤物沾漑長春豈特榮之
一時直可祭之百世初搆表城之内再營斷隴之巔治
亂相仍播遷靡定朱轓皁盖先後屬魏侯之餙皓首龐
眉潦倒笑唐生之卜規模革故事業曷新恭遇僉憲相
公先生圭璧粹溫氷霜皎潔詩題紅葉早充畫省之賓
鑾壓金環甫作皇華之使伸寃未畢飢渴嫉惡不翅仇
讐為丞相之腹心任朝廷之耳目郡縣以興庠序絃誦
咸聞愴愉而舉賢良參苓悉備况今俎豆之地在昔文

獻之區龍袞公圭歸故鄉之魂魄象筵神主儼多士之儀刑杞梓儲材斧斤奏技門樓高敞堂宇翬飛尚遺剥落之碑御題大字將拜褒崇之詔渙號殊恩六偉齊歌雙虹高舉

抛梁東　縹渺花屏拭目中一點文星移次舍千年靈雨集新宮

抛梁西　岧嶢畫棟與天齊故鄉見說韋齋井紫氣如雲白似霓

拋梁南　紫陽在望碧如藍後来要識先生學好
　把遺經仔細參
拋梁北　學子步趨佩鳴玉黄山昨夜月如輪祇
　許白雲簷下宿
拋梁上　異世懷賢心獨往有時化作鶴歸来滿
　谷松聲雜笙響
拋梁下　吾道如山本無價兒時已悟庖犧心鹿
　跡沙中親畫卦

伏願上梁之後春秋蒇祀朝夕瞻依道脉久存適彼人
間之樂土文風大振盡庇天下之歡顔釆藻增輝峨松
善助

祭文

九月望祭徽國文公祝版

大道昭焯如日行天不有賢哲孰開我先嗚呼夫子力
賾精研關洛其支洙泗其淵載在簡牘以紹其傳精廬
始構棟宇髙騫况當初度溪毛潔鮮玄袞端圭卷龍蜿

蜓山川故國以遲其還尚享

西山蔡公

惟公學有淵源一時師友制度精微靡不詳究無媿影衾慎獨是守牲肥酒香以妥以侑尚饗

勉齋黄公

惟公篤生南國早登師門文如李漢締于姻婚講孟有義紬繹道存巍巍侑食祇薦蘭蓀尚饗

知府韓思軒魏靜齋

思軒興崇出自首建宸翰龍蟠觸目光眩靜齋規隨昕夕靡倦兹當四遷恍然如見前人之功後来是勸尚饗

山長汪定齋曹弘齋張竹山

定齋興創弘齋克承歲月未遠相繼繩繩竹山之功遷于南陵錐山輿石辛勤登登四方雲集十百其朋兹謀起廢厦屋層層永久弗諼監古是憑尚饗

代祭胡道美文

自嗟惸惸辛勤萬狀先君棄孤山頹執仰邇又慈親相

繼長徃世運亂離風波揺蕩骨肉情踈誰為保障哀哀外舅氣豪而壯如盤之面魁梧偉相奬酒霍肉長鯨吸浪要其胸中汪洋無量所以鴻名髙出輩行有子茂才聰明曉暢豈期妙齡遽爾早喪家務益滋身劬焉亢今年數奇展轉微恙祗謂尋常未規往訪如何不淑抱此怏怏嗚呼天乎其有知乎使其有知顔胡為而夭蹠胡為而壽以公四旬始仕之時百年積德之厚可循青春以致白首子既災屯公又闕嗚呼天其果無知矣斬

其嗣有姝可後哭其位闕　尚幼北堂有母滫瀡誰侯中饋有妻匍匐誰救闕　隻鴉嘆命不偶女雖歸寧擗踴哀吼煢煢孤燈闕　冷晝其姻黨門下于今幾歲恩深父母義實子壻舉觴一奠淅淅凍雨魂其來臨悲亦無已尚饗

祭朱文公

先生之書四海共傳先生之祠千古潔蠲先生之里磅礴山川區區守禦祇謁益虔況我吳國同姓黨緣敢祈

默相福壽綿綿

頌

喜雨頌并引

皇帝宅位勵精為治以六事責守令守令罔無以塞明詔至正十年夏縣尹張公來任人和政孚用以報最明年秋宿種在土壅埴作勤甘澍不下公揭虔遍禱屢有懸應頌播聲詩永永無極頌曰

大江之東睠焉茲土如何七月昊天不雨穡人靡樂祈

我田祖牲肥酒香坎坎擊鼓神亶不聽孰尸孰主敖然
若焦閔此禾稌侃侃令尹為民之憂乃捐已帑方士是
求淵沉鐵劵乞靈龍湫龍符水至有髯其蚪陰雲滃合
漉漉交流爾之澤矣我心則休悠悠昊天旱暵未已築
爾雩壇昭格孔邇披雲之巔水西之涘山路崔嵬擁掖
至止公拜稽首栗栗諰諰曽不終朝雨以志喜噫嘻聖
皇御有萬方令尹忠藎鳴琴在堂尹之禱雨默契穹蒼
穹蒼有知化荒為穰天子召對寵錫有光輿人獻頌厥聲

載揚

槐塘釣叟頌

槐塘釣叟者子立程先生自號也先生爲訥齋丞相之孫倚山倉使之子其讀書汪洋汎溢其文章清新奇崛於風雲之舒卷禽魚之蠉動可喜可愕一著於詩故於詩尤多其爲人囦然而無跡澹然而莫測其所以先生有子曰萱曰莊亦以文學世其業好風佳日幅巾藜杖呼二子與俱坐嘉蔭藉豐草倡詩評畫飲酒淋漓以爲

常人望而知為丞相家故態今先生七十有一年矣龎眉秀髮精神堅悍如五十許人意者天將俾公康健壽考以為人瑞也不然何其年愈高而體愈充蘊祿天和如得養生之術者邪先生於世事一不掛眼方以釣自娱其通家也知敬特深故廣其說以為頌曰

有方者塘泓澄于淜相國告老於焉來過手植三槐綠陰婆娑遂以名顯永矢弗磨篤生聞孫蘊其天和川渟海蓄所學益多年踰七袠白髮皤皤清風一竿羣鱗擲

濲涓涓秋水有蒲與荷魚我兩忘其樂如何或潛于淵或躍于波直鈎而釣其樂靡他猗歟先生弗棘弗阿豈羨爵祿太公釣磻後來子陵富春嵯峩胡為客星雲霄盪摩孰若先生退斂一蓑金玉令德始終不訛爾福爾壽如岡如河伊予作頌永永可哦

辭

定庵于君哀辭

後至元四年予来金陵獲與定庵于君始相識君身幹

脩立淵默寡言家甚裕喜交儒者故儒者皆樂為之盡越明年臺察用薦者言聘為郡庠訓導郡庠去君家只尺君時時過齋廬啜茶一甌清談徑去未幾予歸江東則君不幸死矣嗚呼不數年間未相識也則恨其交之不早既相識也則恨其交之不密艱難契濶不得朝夕繼見而遽興九原之悲今年春復來金陵其子逵斬然衰絰泣而告曰先人之友無在者惟爾尊翁丈寔為通家又隔千里外可無一言憫恤遺胄以慰吾先人於地

下乎按君姓于氏諱淵字彦澄號定菴莒川人曽大父用成徙金陵遂為金陵人祖振宗父文炳潛德弗耀君天性淳厚不事詭恠巉絶以異於人閒居一室垂簾竟日不聞聲笑恍若無人及事至雖精筭善謀犁然切當而不謬於理衷考平日事父母盡其孝待兄弟盡其友遇朋友盡其誠故識與不識咸稱曰善人傳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為政以治家如治國事親如事君待兄弟如待同僚初無二道茍使其施

諸政事必有可觀者其才噤不得展而年又不遐豈不大可恨哉君娶王氏幽閑貞淑涉獵經史先七年卒子三人女二人長即逵也嗚呼九原不可作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慰夫君者逵自君歿後愈刻苦於學欲顯揚其親大夫士之賢者往往能道逵之為人近見其譔族譜一通祖諱其字其年若干葬其地悉書備錄非惟欲顯揚其親又推其親之所自出而無不欲顯揚之觀逵之用心良厚矣嗚呼君可謂有子矣乃長言而為之

辭曰

謂天無知兮固福善而禍淫謂天有知兮何盜跖壽而顔貧駑駘展足兮夔獨不良于行鵂鶹夜號兮鳳鳥噤而不鳴衆同流而合汚兮君何背而棄之我沉靜而寡欲兮乃自處而不疑既堙鬱而益伸兮亦曖昧而彌彰謂宜隆於人爵兮奚命運之不昌曰善人云亡兮自前世而已然欲愬誰歸兮將順受而委之於天

一齋吳公哀辭

丙戌春一齋吴公不幸死矣越明年予始還鄉里二子國英朝英纍然喪次相嚮而哭俱失聲後五年辛卯予方抱私戚朝英来請曰是年某月日將以先人窆于鳳凰山之原已乞銘太史虞先生子可無一言以泄吾悲予也憂患荐臻筆硯荒落何以堪之退而伏讀先生序銘以一齋公得善人長者之目長者之目不顯於前代獨列於戰國秦漢間世衰道微相與角短長險易無復忠厚氣象如萬石建陵張叔僅一二數公狀貌魁梧美

髭鬚天性孝友和易近人無秋毫倨肆意居家事其母以孝謹聞母夫人年踰八衰耳聰目明朝夕滫瀡意甚樂之待其弟友傳衣共案了無畦町又以嚴蒞其子國英學春秋左氏兩充鄉貢兩主縣文學綽有令譽朝英詩亦穠粹公平生好施予頗以賙周人之急茍償子本不屑重征或獘券人曰公德我矣親姻燕會歡然笑洽未嘗以事辭遇鄰里喪匍匐往弔哀為之盡後生晚學稍知禮義從容揖讓略不以先登自尊行實已著之銘

未盡猶若是豈非真長者歟嗚呼母夫人栢舟刻勵朝
廷方旌表其門國英由儒歷仕益光前烈固人情所喜
談樂道者公則胥失之矣豈不大可恨哉長言為之辭
曰
羌宇宙之茫茫兮寒暑兩其迭施彼人生之短景兮繫
鐘鼎於一絲衆莫不有死兮於公之死奚悲祿冲素於
澹然兮不琢刻以為奇寧曠達以退處兮肯囁嚅而趦
趄紛世故之媮薄兮孰端確而慕之邈古風不可返兮

抆涕泗之交頤公事母以孝兮髮皤皤其秀眉朝夕致
滫瀡兮盡齋慄其夔夔弟競爽於家庭兮子研精於書
詩沛大惠於一州兮由爾富之多貲或舉責焚券兮每
取嗇而賸辭嗚呼公其真死兮禍患根於數奇意其不
死兮英爽颯其在茲緊佳城之鬱葱兮鳳凰揚彩而下
之肆哀悰其總總兮履春雨而霑濡曰予之愚惷兮稚
童冠之相知慨盖棺之莫臨兮猶執紼而增吁賴太史
之纂述兮鴻厥聲以四馳

誌銘

江季用墓誌銘

婺源江君孟思敏而甚文一日訪予槐塘之瀕手其弟季用家傳一通泣而曰不幸先君棄背祐與二弟俱小零丁孤苦懼無以樹於世於是從王公孟瞻學薰陶浸灌互相授受不特淑於已且有以及其弟雖不克孝於父而得養於母今幸積無恙而材屹屹有成又不幸死矣是幼而失父老而喪弟終無以樹於世子與材故必

哀而銘諸按家傳江以姓顯自歙黄墩遷婺源丕緒可
攷御診明遠公以鸂鶒異草遇寶祐間賜第以榮厥里
曽祖諱應得太學上舍生祖諱文錦父諱琦隱徳弗耀
母汪氏彬州推官諱其之曽孫女初材生父感夢寐名
曰材字之曰季用即左傳楚材吾用旌其瑞也屬對吟
詩殊異羣兒未冠感欷奮拔乃長游淮壖納交一時豪
傑歸而容止辭令彬彬老成諸父諸母咸喜曰材不惟
學問大進為人亦然丁亥卜築清華毋孺人尚無恙凡

弟畢娶闔門會食朝夕油油不忍去壬辰遭亂負母犯霜露伏草莽出入㢸谷中雖飢饉相仍患難相守乙未冬軍旅殺人祐材倉卒不能辟刃加頸者再祐以母耄乞貸死明年母亦瞑目矣得年七十有三丁酉材妻子荐已物故庚子續醮吳氏材曰婺源數罹兵燹而茗洲隸海寧士風清醇號為樂境萍蓬解后友愛惟均况妻弟景華君重然諾庶可憑焉是時祐積有盛名富家大室以幣走無虛歲而材方入城闉指揮王公知府魏公

一見賞識遂攝教歙庠知縣張公重建廟學作新士氣材朔望掖諸生升堂講説四書經史或一章二章辭義詳明音節洪暢望而知其為師弟子也甲辰三月五日以疾卒于茗洲之甥館越二日甲子藁葬茗洲之東山春秋四十二男一人名邇嗚呼季用資質超邁而不矜衒威儀重遲而不輕翾詩優柔而不迫字匀整而不率謂可媒祿富之資而且期以遠大其止於此也豈非命歟昔南豐曾先生於王氏兄弟曰回深文曰向子直曰

冏容季大槩以人才之生或異國殊時未有生於一門也葢思仲有季用之為兄弟視王氏文章行義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容季不幸早殁特著之銘豈不以人才之生志不就不翅其兄之哀則凡托交盟之好者莫不為之痛心焉銘曰

木之拱把以滋以榮其蔽原野川之衝撞以導以浚其放大江吁嗟季子木漸川增而止於是更千百年勿刓其方用襮幽阡

表銘

先兄敏仲訓導墓表

桂芳當承平時譜諜尚可攷也唐之高祖諱大有隱德弗耀高祖妣用子恩封孺人曾祖諱廷雋階登仕郎曾祖妣祝氏無子祖諱虞字常道本婺源李姓出後于唐李之高祖諱尚禮字士敬廸功郎高祖妣詹氏曾祖諱玘字子器以書魁與鄉相程元鳳聯榜曾祖妣張氏先公諱元字長孺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請老妣徐氏初先

君上承兩家望族日夜磨礱濯養思所以亢厥宗教諸子舍詩書無以為業先公年二十二先兄生後十九年桂芳生猶思總角時商確周秦隋短長之際先兄曰若以為何如桂芳應聲曰周為有道之長秦隋不得不短也先兄笑而頷之弱冠餬其口於四方每歸拜先兄求以教之者未嘗不喜揺顏面不幸己丑哭二親丙申又哭吾先兄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得不使人短氣耶先兄諱徐卿字敏仲號見梅居士天性重遲略無輕儇俗

習先祖雅器之時外父徐公無恙見先公先妣抱外孫
歸寧命之曰徐識其愛也甫長猶不知學先公縱而不
之問識者曰是非憂其學如蘇明允者年廿七八規什
一之利稍稍讀資治通鑑上下古今得失興什貫穿往
反若指諸掌自是聲聞鬱勃姻黨先輩折節下交歙庠
教諭薛公南仲以詩文自負得師道甚休寧吳君驥族
兄鉉與先兄咸就學焉風晨月夕婆娑遨娛未始不工
於詩甲寅仁宗以科目收天下士先兄沉潛四書六經

勤於研牘深於體認曰滋月益自覺胸中滚滚援筆為文豐潤秀拔大吽曰昔何蹇澁今何來之易也浸傳之鄉先生縣尹洪公焱祖曰唐生為文大進不特為文為人亦然月書季考第其甲乙紫陽山長孔公棣郡庠教授陸公德原踵門幣聘訓導先兄申明教條與學者懇懇講說不休前浙東宣慰副使巴爾斯布哈唐州奕總管丘察罕皆其徒也丙寅秋七月府公廉知其才親為勸駕八月較藝棘闈有司聲律待士對策少廿二字落

不用歸而危坐綠筠軒中絕口不掛利祿大肆力司馬遷史記班固西漢書韓柳文欲以古文自鳴時先公高年耆德方銘述賢公卿履歷功行以故先兄侍旁噤不敢吐一語世之知先兄者蓋少也先兄為人方正樸直遇人最寡諧平生數奇困躓里閈又無氣力相推挽不過家塾授受飲食尠少飾一盂酒數行即隤然醉卧日長無事或焚香庋畫玩周易一二卦詩尤刻苦不易就有乞之者思索塗竄而後滿意詩有見梅集壬辰刻於

兵燹避地長標出入磵谷冒犯霜露得蠱証載還坑上病革噡語諵諵不獲呼桂芳永訣為恨丙申六月也春秋六十有七配胡氏恭儉靜一有婦道前兄四年卒得年六十有三生男二人文郁文明文郁聰明孝友無媿家兒女六人長適余克寬次適方端禮次適程子辰次適胡士佳次適楊文富次適趙士謙家貧女多嫁必以時有輔於君子胡之力也辛丑日南至文郁訪桂芳泣而告曰吾父窶骨坑上手植之木已拱微仲父一言用

褓幽潛則曷以取信于方来桂芳惟先公棄諸孫昆弟六人强馬苟活先兄死次兄琪次兄堅弟芹芳俱已物故今後死者獨兄存真暨桂芳爾不腆之辭忍不諸諸敦土鑚石以列墓上明年壬寅三月丁未弟桂芳表併書

故唐文墓誌銘

後至元五年己卯夏予被郡侯邑宰暨鄉校之士闔辭舉為教官明年春来金陵遽遭例閤遂館句容之杜氏

馬一夕夢亡姪文蒼黄致辭曰文無似幼以嬉不能攻苦積學彰令而耀後然賴叔父哀悼夭折載其姓名他日文章或傳則托以不朽焉翌日予慟哭曰怪哉斯夢也汝父千里外音問疎濶不及汝銘汝弟又不知所以乞銘文幽明懸隔言貌慼慼若異於常時予知文不瞑目於地下也必矣文字德華兄琪長子也生而稟資方實年十三入宫墻從伯父肄業能闇誦論語孟子之書臨古帖雙鈎作字頗知虞褚用意法度處十五侍父歷

賛乳溪休陽兩邑閒㪍㪍道里朝夕良苦其家穀粟財物悉委之掌握無毫髮遺漏而父常矜喜曰文為人機警老成不類羣兒氣習甲戌夏祖母徐氏暴疾百藥弗能療文獨悲咽不食歛俗事神彌謹五顯在婺源城中芙蓉五嶺巉絶險阻不易度顧走禱神以緩禍未越二夕竟愈戊寅夏四月齋沐囊香辭祖母徐將之婺源若酬其素焉祖母送出門望盡乃已無何中途染疾輿歸面目漆黑奄然而逝矣得年十九未娶祖母恰之將命

弟文煥為其後葬在城南溪滸上高祖諱廷雋宋登仕郎昆弟三人文章秀發高伯祖諱廷瑞上春官為桐廬縣丞曾祖諱虞治周禮屢以鄉薦祖諱元今授將仕郎致政吾家祖宗積德百餘年僅僅禮義自將雖家居無事長幼環侍未嘗不以孝悌等語曰授之文也至誠感格能救其祖母之死不能保其身也辛未春吾父患鼻衄血淋漓如雨姪女貞一露天告斗刲股投粥以進至今父母年逾七衰眉壽日增貞一已適人抱子而文則

不幸死矣嗚呼二事雖不經寔出一時廹切至情而天地鬼神有若黙相之者其可感也已銘曰

歙山盤盤歙水漫漫汝竁于是惟汝安

雷氏復齋銘得正字伯震子宜中

二氣摩盪曰肇鴻濛迎不見首究之靡終貞不起元牿之童蘖麥始茂井泉斯通其月建子律中黄鍾陽布六層下層初動六日七分精鍼滅縫中孚巧排牽牛推送一白烔然在黒猶衆如醒爾醒如覺爾夢四聖立極

圖泄天根隧果之萌入有之門謂寂而無弼則梔言天地有復陰魄陽魂大聖無復萬善一源緊三字符回也獨存惟伯震氏以雷受姓雷寔象陽地中未奮始迎帝出轟哉號令蟄啟甲抽不言而信誠通內融靈臺中正我作銘詩昭垂令㣲

城隍廟鐘銘并引

城隍建廟所以重有土也徽廟特盛由神赫奕致然鐘制小無以宏其聲顯厥靈至正辛卯𪗋

太平興國寺五明院僧淨覺偕程勝祖聚鐵四百斤有奇又用舊鐵一百斤鑄作之鐘成淨覺來乞銘里人唐某為之款識曰

奕奕廟金在鎔鍾弗轟聲厥鴻髙其鈕鋭其銑窽其中闡益遠人有敬神則靈萬萬古攷爾銘

碑

重建中和道院碑

世稱黄老脩真鍊性以澹泊為宗漢踵秦暴虐之弊曹

參用蓋公言而齊大治後繼何相載其清静見於畫一之歌至竇太后令諸王大臣悉誦老子言其一時崇尚如此厥後曰正一曰全真源遠而末益分矣婺源居天斗之僻芙蓉對鏡所謂五嶺外固中寬如產諸玉馮孚尹精粹元氣之所會也予嘗即其境方山之幽幽繡水之浮浮文公之闕里寔鍾其秀矣西溪支流其上土名環村廣袤平衍宜爲神仙之窟宅也按本傳趙定菴先生法名道可世爲遼陽人襲父蔭仕元授江陰許浦奕

管軍總管階昭勇大將軍先生幼而根器夙植大異凡兒蚤奮武秩勞王事犯風露肺主氣氣轇轕不得通痰從而附和之喉中作解木聲千金市藥弗愈漸成羸憊麾下有老兵李青菴悟衛生之術旦暮在視一夕候安否屏去左右侍就坐却衣與先生兩背相倚運氣以療其疾明日疾瘳乃禮之為師授以大道先生遂謝印綬使其弟大名世襲之於是一瓢一笠浪跡湖海於金陵建全真道院於池陽建德鄱陽築雲隱堂俾其徒領之

大德二年秋先生愛婺源溪山之勝嘆曰山因人而重人因山而顯豈無好事與我同志果得江公桂坡所捨環村地者構屋崇奉上真署曰中和精舍先生武人麻衣繩屨舉止倨肆莫知其為達官也一日路人驚拜曰公胡為寓此俛首不答明年先生子具衣履邀請還家就養先生善遣之官僚知先生為達官相從談笑留連終日了無怠容延祐五年九月十有二日坐於丸室呼其弟子齊德玄輩曰吾聞上界有命丁使闖門可告常

所往来官屬弟子入城回曰官屬移晷必至先生曰吾去期告遽不遑俟矣口占有孤舟片雲之句悠然逝矣少頃衆官畢集未忍火俗浴用二缸合而殯之以趺坐蜕去故也樹華表曰趙真人墓云二年庚申州判薛天祐下車三日辦香謁虔公患耳瞶少復還清聽盡傾囊資創三清殿洎兩廡三門又買地以廣基址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錫額曰全真中和觀弟子王德厚齊德玄鍾真孫某鄭某住持焉壬辰俶擾荐罹戈鋌諸弟子

俱已物故而同里胡常容王清隱嘗受教於齊德玄棄俗出家拳拳以興脩為已任今洪武三年庚戌始創精舍妥靈真聖七年甲寅募緣里人鄭公志仁營燕坐亭達正殿兩廡三門并燕坐亭悉如其舊駙馬王公誠齋大書牌扁八年冬常容過予城南之居拜手曰中和有觀不幸厄於兵燹常容今起廢復興子以文名幸碑之以文庶来者有攷焉予不獲辭夫正一之教始於漢全真之教盛於唐今有産之家作室肯堂父尚不能諭其

子祖尚不能傳其孫况游乎方之外者哉捨親鄉道若是其苦離情禁慾若是其難必有不依權而立不倚勢而存希濶相待悠久而成者也予迺長言而為之謡風清月明瑶壇香霧俾黄冠鶴氅扣靈璈而步虛之先生若可招而致也其詞曰

若有人兮志孔脩褱雲補衲兮劒横秋天形像笠兮瓢可舟蚤年好武兮沛雙蚪虹光肯報兮燕丹仇箭翎沒石兮乃故侯肺氣内吹兮如歌謳麾下老兵兮非俗流

艮以其背兮神與謀翩然遠賦兮蓬島游天厨送饌兮羅珍羞天女奏樂兮鳴琳球植坐而化兮體尚柔載封窆兮環之幽伊予學道兮成贅疣寳鼎鉛汞兮黄芽抽華陽謾作兮半載留三茅親授兮碧玉甌白雲在望兮長悠悠瀟湘鼓枻兮滄波浮三神東指兮烟霧收先生先生兮如可求六鶴飛舞兮來丹邱

文

湘陰州勸農文

古之善為政者因其俗而為之也湘陰上游之地敦詩書悦禮樂綽有洙泗之風况今干戈之餘方罹水火瘡痍猶有未起者區區欽承王命擢任州牧以勸農結銜敢不為爾農勸凡爾農之所有悉皆力食茍不昕昏作勞五穀何從而生百貨何從而出飢寒立至譬如持空拳以集事可不可乎矧力役之繁軍需之冗誠爾農之不堪也但以勤補怠以儉節費庶幾支綴喘息咏歌太平之盛兹者東作甫興雨膏土澤凡爾父兄長率其幼

壯助其弱舉趾在田耕耨耘耔凛不敢後種之也時穫之也早公私兩便則吾民上之責亦少紓矣茍其不然爾之憂無涯吾之責愈重爾農虛心聽之無忽

淵明圖賛

先生傲羲皇而高卧慕魯叟以返淳所謂狂瀾之砥柱衰世之獲麟雖當晉宋之間水火鼎革猶得栗里以全身菊黄九日柳翠三春歸来乎歸来乎酒漉頭上之巾所以異世不可復者尚有于畫圖之真

擬弘文館學士虞世南等上治道表

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式茂克昌之風能致升平之道竊以量才授職率多邁古之資偃武修文顧覩當今之治嗟孫隋之極亂賴大唐之聿興六年克有殊勳四海服其威德歸牛放馬列土分茅功過漢高道諧周武恭遇皇帝陛下神采英毅天性剛明聽言轉丸知人善鑑膺東宮之傳位盡上皇之孝心放宮女用讐臣已見乾坤之量喜騎射好巡幸未虞社稷之思恕已易昏偏

聽則闇善謀善斷調和鼎鼐之才能武能文出入將相之器戴冑剸治繁劇彦博敷奏詳明王珪激濁揚清魏徵犯顔極諫皆正直之君子匪邪佞之小人伏願陛下内藴神明外當玄默少借辭色曲盡腹心尚圖謀始之勤不員克終之戒臣等委居重任承國厚恩象魏密依常接君王之近弘文妙選愧非學士之流葵藿傾心草茅忘命直言忤旨甘受嚴刑下情無任屏營之至

奉陳養吾書

其雖愚不肖然自祖父以来文章為世業叒年磨礲浸
溉亦不可謂無志於斯也嘗慕蘇老泉閉戶探賾古今
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筆源源而無艱險窘迫態轍謂文
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此蘇老家傳法也奈遭亂
離舊學盡廢片紙隻字煨燼㓕滅僻處山林百病煎熬
兩年患痞疾寒熱交戰今年瘡痏彌甚間入城府旅退
不以尋常人目之足矣況敢托跡文字間以求知於大
儒君子之側哉仰惟閣下掇巍科躋膴仕分內事耳顧

乃遭回困踣與時波流然其文愈剉而愈厲其詩愈窮而愈工文陵韓蹴柳詩鞭李駕杜自翰林諸老曰虞揭黼黻皇猷近來詩文孱弱不如脂韋繞指則生柴屈折尋無矩矱而世運亦旋以衰矣昨偕以先君善行得涵左右賜以序銘鋪陳廣大痛欲殞絶不忍再讀又以鄙容用干題品亦以閤下知我而不以罪我也序鮑氏標幽賦議論端確銘西山釣石文韻儼雅譬諸寶庫堆積秘畜光晶璀璨不自知其貴重而世之人驚走駭汗估

價百倍宜其以為貴且重也其非木偶豈不以會合為榮睽離而悲第以用吴尹華鍼術去瘡血太多兩脚酸軟又春来過服硝黄臓腑虚耗暴下狼狽不然將謂其自取蹤外也惟閤下于其意而不于其文則幸甚不具

上御史書

其窮居布衣坐誦經史常恠歐陽公謂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區區之見殆異於是夫言之者

知其事也行之者行其所以言也惟其言之所以能行之宰相諫官豈可以優劣論哉當今聖人在上富有四海百官繩繩各盡厥職且以中臺論之總而為十一省各署宰相員金紫煌煌勢相埒也而諫官不過三十人南臺分而為三省又分為十道計有天下之半諫官不過二十四人西臺諫官如南臺之數又減四人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善者揚之惡者懲之俱係於七十四人諫官之輕重吁可畏哉其庚辰秋来南臺當時靡

御史中惟復禮董御史公平李御史弘正楊御史德昭曹御史光復王御史元用潘御史最為知己由是出入門下每見諸公慷慨議論果有澄清四海之志退而歎曰産琪園者非凡草登瀛洲者皆偉人未嘗不竊服一時人才之盛越明年辱聘為明道書院訓導又聘為集慶路學訓導又列舉為教官今年来崇安遐陬僻壤舉目悽愴返思南臺一時人才之盛知己之樂邈若天上何可得哉兹者伏遇御史相公閤下以剛方碩大之德

磊落俊偉之才為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股肱百里之師表下民之父母也自南臺下車先聲所聞已播十道洸洸乎恢恢乎如日光玉潔皆知其清明風飛雷厲皆知其嚴肅較昔之群御史者恨相見之晚也只今俯伏道左顒瞻風采黄髪之叟有欲言而不敢者自夏亢旱禾不入土秋將成熟災疫大行病者不能扶憊而起死者狼籍草野生意不絶如帶閩南數十年以来所無也仰惟相公寵被聖眷巡歴行省盖欲問民之疾苦故敢以

民之疾苦告之倘沐採擇申奏朝廷减租寬徭以續民命如歐公謂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舍相公其誰歸哉冒瀆尊崇不勝皇恐之至

上趙御史書 鵬舉

世祖龍飛設官分職上下相承内外相維可謂至詳且密矣宰相則謂之股肱諫官則謂之耳目股肱所以宣其勞耳目所以資其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恭遇御史相公閤下天子之所遴選朝廷之所倚賴其

任南臺也固耳目之攸寄其巡歷行省也亦布耳目之不及所以百官執事視他官而加重惴惴然不敢吐氣非為其盡自己之耳目廣天子之耳目乎獨未聞百官執事獻一言以為耳目之助某草茅書生懵無學識語言朴直不知忌諱竊惟閩在東南幽絶處土風澆漓為士者不敏於禮義為民者每薄於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雖流離顛沛不可棄今何猖猖然而去之蓋有說焉且如崇安十金之產雖庸常之家有之愛其子必擇

其師使之明人倫之序古今之道庶幾移風易俗如常
衮之治閩者今未聞書聲為何物每當大比鄉舉里選
僅一人或二人有司承流宣化者業以為常執教者謾
不加省已有舊規不過舉而行之社有社學里有義學
社雖百十家豈無忠信篤厚者為之師教之一年克有
成效限以十人為率升之義學義學教之一年克有成
效升之縣學縣學升之路學千人之中豈無百人之可
用百人之中豈無十人之可錄如是洋洋禮義廉恥之

教興可以化閩南之俗矣風憲行郡常加勉勵有司添力務要成效月書季考毋事虛文鼓舞作興不待十年之久閩南之俗可以並肩鄒魯矣治國者以風俗為先風俗厚則措刑而易化風俗薄則嚴刑而難治風俗者國之命脉也昧者不知此而曰書生之常談所以不敢言也仰惟相公不以己長曲勤小物茍其言有可采見諸施行如愚小子敢不盡心焉蓋一郡者郡守之事也一縣者縣令之事也舉天下之事無不當言者御史之

事也況古者觀風四方亦欲知某郡某縣風俗為如何是以終始言之伏加詳察

企思齋銘并引

癸卯春予退老槐塘胡伯庸手企思齋題詠一卷曰中得趙先生文甚貴重猶未悉中意者予曰何曰中生七歲父母棄背欲盡孝弟有不可得中為軍校聞舅氏在淛東幸獲往見為舅氏壽明年中戍古歙日夜思舅氏不置又將往見

大叅胡公厳澍東號令嚴密未有脫去者中叩轅門呼曰大叅仁孝傳四方中幼失父母倘掖舅氏歸以養是即事吾母也帳下精鋭誰不爲大叅戮力者舅氏固病羸豈獨少一老兵哉於是壯而釋之令歸語訖泣三行下予曰世有人子不得養其親而得舅氏焉親疎雖殊母與舅氏等爾渭陽之思果不能媲美於康公哉銘曰

人生宇宙一心甚微千端萬緒顛倒是非靈臺秘密孰

啓其扉一觸金鑰奚翅發機視遺聽寂虛游祁祁常人
罔覺造次理違俾彼家食水深合淝幼失父母飲泣歔
欷茲焉渭陽式見庶幾湑𧇊孝養匆異慈闈孫孫企思
君子之歸

一塢雲庵賛

白雲居士重念有生之後未死以前耳目口鼻悉多沉
着今欲一切痛溉離煩惱障方坐大小溪上與諸生徒
講說巳竹溪瑞遠上人来訪居士居士答曰何以故上

人答曰我何因緣得住此世誓言斂身早退逍遥山中以道大為柱石法輪為戸牖心君為主人旦旦而事之否則如渴不得漿飢不得餅又如抱恙人入市遇善藥而不能療也今擇地後山山盆旋繞松竹淨植盖將把茅以終老焉盍請名其所以居士名曰一塢雲其意云何合掌而作是言

人生代間何異浮雲雲無根蔕厥氣氤氲其去無終其来無始油然八荒以陰以雨上人斂退把茅為家膽瓶

手爐一香一華擴而大之何拘一塢觸處彌滿與道無忤我作贊語愧乎言傳稽首西方黃面老禪

指揮王公自京口移戍星源其民樂之且詠歌焉又自星源移戍興安其民承公之政綏公之德苟不形諸歌詠則闇而不彰無以延我公之思也於是程儀鮑榮等顯而誦之

和陽山水旁薄鬱紆晉國奕葉功業巍巍豈徒巍巍曰德之符移戍興安旗隼弓旅犀奸縮手熬然以吁髫閭

村疃無賴其徒牽牛觳觫鼓刀而屠公出號令遠竄疾驅官設二限夏麥秋租遵時輸納尚虞未敷奈何倍徵將何以餔公迺惻怛遺此簡書船舵掄才榥榆則殊其高三丈二尺有餘圍可七尺始中所需扳援絶壑氷聨襟裾繩縻斤運天寒裂膚公乃論列免致卒瘏艨艟三十俾造異區公燭幽隱恐瘠民軀以斂附庸孰念孰攄事如毛蝟孰肯爬梳乳溪凋弊蠱焉匪舒黟祈孔囍荆榛聚狐公文力請優游里閭父鞠其子妻相其夫老老

幼幼褓負持扶軍不下鄉鷄塒野凫池有鯈鰌水映菰蒲吏胥到門局促就隅凜不敢嚇奚暇揶揄吾儕鄙人兒齒白鬚載拜稽首誦獻勤渠吳國增秩毋遄其車

呂氏嘉貞傳

壬辰之變天下承平將八十餘祀矣一旦蘄黃盜作刧人財帛劉人子女焚人室廬君子甚懼小人靡然從之以故豪右之家頗以背雄鄉里者輒棄走塗塞耳目夷滅蹤跡稍或相遇非惟漁獵之又葅醢之萬一不死者

幸也嚴鎮呂氏女諱嘉貞字以則幼侍父母側恭遜柔
順未常高聲出一語於鍼縷刀尺之事不待學而後能
父母重為擇壻不易嫁媒者曰呂乃左史舊門擇對非
貴富不可澄塘三讓之族聞其子興祖才且貲富苟擇
對宜莫若吳其父諱觀國儒者雅知之練日受聘嫁為
吳氏婦初吳以貲蓋鄉里小人不安命分益疾妬之巧
值時變而殺之果乙未冬羣小率其衆刦其家曰金珠
我有也牛羊我有也穀粟我有也其家盡棄私藏而竄

黄山土名香溪源荆棘莽蒼水石經緯最崖谷窮處明年春犨小購得之嘉貞夫婦俱被執其夫身投絶壑獲免衆欲辱之嘉貞曰吾儒家女義不受辱乞死衆殺之在桃花潭水上丙申二月廿日時方十有七歲

唐先生曰新安山廉利峭拔水湍急人生其間不染他俗多行義能文章女子率正潔居使之然哉吾鄉左史先生名父子文章行義為先輩成德若嘉貞者臨大難秉大節斷斷然曰義不受辱又知先生教行於家也或

謂歐陽公五代史獨載王凝妻李氏以譏切當世大夫士有不如此者亦可感也夫

呂君景武哀辭

辛巳春予游金陵辱南臺御史聘為昇庠訓導諸生冠帶三百人景武廁諸生中身榦修立議論雄傑大人長者莫不器重而奬借之丁酉秋兄景文為興安君實來省私其兄曰戭拜唐先生在童丱時頭髮紛白坎壈鄉里恨無賞識之者自是信宿賓館稍加之意明年秋復

来省君病牢甚公憂形於色與醫購藥金帛不吝兾其少甦不幸而客死矣予匍匐往弔而哭之慟豈可無一言泄公之哀以慰君於地下云爾君姓吕氏諱戭字景武山東即墨人其先考君世襲祖父軍勲佩銀符為益都翼百夫長遭時承平海宇寧謐考君教子嚴飭殊不以弓刀為念景文使之譯蒙古國書而君肄舉子業山東進士陳君子恭江西朱君景暉皆其師也子恭明易始學於我先君號為同門友而景暉先後聨為訓導昇

庠景暉死費盡出於君父子間其親賢急義類如此嘗
思景暉語君曰一治一亂反覆相干理之常也昧者遇
而後知智者能察微覘幾不待其事之著也四海一家
中外貼貼孰不曰治但官貪其財吏蠹其法譬如人未
病而脉已瘈不數年而干戈擾攘自兩淮起星象已曉
吾矣每為之耳熟君未病時尚能記憶嗚乎今果然耶
自乙未渡江景文以世官移戍姑孰當城陷時公單馬
隻僕力戰尚銳衆棄城走勢不可支𨿽藺若中夜半上

鄰家墻屋擇某氏潛馬未幾隆於地明日軍中鬨傳紫
髯朱頰迺漢軍百戶也令下大索公以心語口曰忠孝
不兩立吾有老母寓金陵割妻子窮晝夜倍道以進逗
遛久之家貧無以為業平章朱公用薦者言授興安府
通判母夫人處患難安淡薄終不欲舍佳麗之地就甘
旨之養景武圖什一之利山巔水涘隆寒酷熱不辟艱
苦來往兩間上以奉母夫人之慈顏下以慰難兄之孝
心也嗚乎人生不得已而值此妻亡子逝僅留稚弟而

天遽敓之速使臣子忠孝盡焉不遂其志而賢士大夫寧不為之憫悼而歎息也夫寧不為之憫悼而歎息也夫君殁於戊戌十月辛巳春秋三十有三藁葬歙東閭政山麓配宣氏男一人名城曾祖諱䥢以布衣起家元初年征甘肅為五十夫長天下削平獨江南未附同丞相伯顔攻取毗陵臨安褒功陞百夫長後征交趾也矢刃俱竭不肯降虜挾二虜投海死事在家狀祖諱旺未仕考君諱傑字漢臣在任三十一年士卒咸德之母夫

人徐氏有子二人長名彧字景文慈祥愷弟不棘不苛
為與安得蒞政之大體次即君也辭曰
嗟人生之如蜎兮皆稟籥於化鈞既壽夭之昈列兮又
彪分於賤貧矧吾友之峻茂兮爛紺珠與蒼珉棄弓矢
而不務兮喜學於儒紳何世運之猖披兮道路之風塵
寧韞櫝以待價兮將江湖而隱淪兄迂迴以倦仕兮弟
跋涉而寧親夫何皇天之酷罰兮竟短折於青春望故
鄉之迢遞兮霜月隕而未晨魂怳怳而不進兮隔山巔

而水滑親曰季何在兮惘行役之酸辛妻曰夫何在兮恠音問之未真子曰父何在兮被彩服而尚新噫嘻吾友兮抑命時之邅迍蘭摧霧散兮痛有志之未信吾意其不役兮黄壚難掩其精神明國家之祥瑞兮為鳳而為麟醴泉出其一勺兮羌滋味之醲醇芝草挺其五色兮亦枝葉之紛續伊予而後死兮感夙昔之情因老淚䟔戛於襟袂兮舍斯文以焉陳

白雲集卷七